

似水流年

十七辑·结
封面故事
江水三千里



似水流年

目录

封面故事	江水三千里	01
读书	从桃花源到潇湘渔隐—沈从文 《边城集》的三层的解读	16
光影	Colin Firth 科林费尔斯： 大器晚成的英伦绅士	20
异乡人	LTA 《意大利游记》	22 24
文苑		27
	彩票	28
	映梦之光	32
	有毒气体	35
经验	我在科大这几年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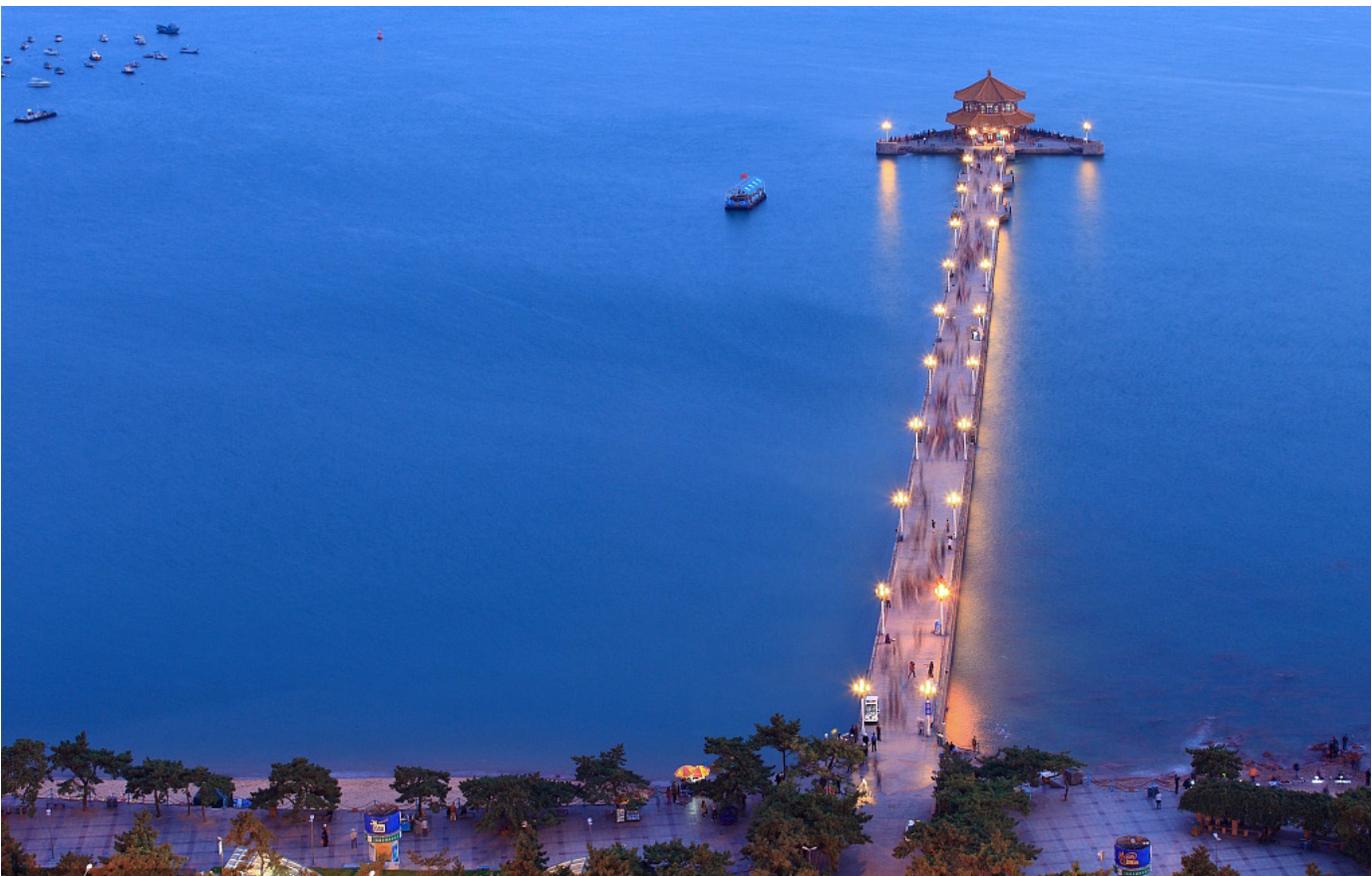
编辑部名单

主编	吉田千惠子
副主编	黄璋喆 方涓茹 王天成
文编	王品橋 章劲涛 胡泽欧 叶沐阳 孙宇石 张鑫媛 范星怡 李天乐 葉庭瑄
美编	黄冉婷 翁佳琪 高小涵

青岛

文 / 叶沐阳

我在青岛出生，在青岛长大，在青岛生活了十八年。青岛有七个市辖区，环抱着一个个海湾。我的家在开发区，又名西海岸新区。



开发区跟青岛市区分别是陆地上突出的两个角，隔海相望。曾经去市区的交通方式只有两种，走高速公路两小时，或是坐轮渡四十分钟。坐轮渡是不会晕船的，轮船巨大的甲板稳稳地躺在海面上，没有太大晃动。等船开起来，好多人会走到甲板上看风景。远远的能看到对岸市区的高楼，隐在约约绰绰的雾中。偶尔有海鸥从海面上掠过。轮船尾部的螺旋桨击打着水流，留下一道宽宽的白色航迹。小时候不会经常去青岛，坐轮渡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后来在开发区和市区之间修了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去青岛都是坐车了。轮渡客流量大幅减少，离我家近的轮渡码头逐渐就关门了。去年开学前，就要离开这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了，朋友小黑说“再坐一次轮渡吧”。于是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去位于黄岛的码头，远远地看到蓝色标牌上写着“轮渡”两个大字，牌子的两个立杆之间不知是谁拉了根绳儿，晾了几件衣服，入口处开着的铁门上锈迹斑斑。那天的海绿莹莹的，甲板上还能看到海水中一缩一缩的水母。

唐岛湾是政府沿着海边修的公园，北岸和南岸连起来有十多公里。我家靠近海边，离唐岛

湾很近，我经常来这里骑车。冬天带着帽子、手套、围巾，全副武装地出门，冲下一段大坡的时候总觉得脑袋都要被冻得壳浆分离了。下了坡，穿过一片菜地，再过个马路就到了。这里是南岸和北岸的交接处，有一片大草坪。高中的某个周末还见过同班侯同学在这里玩航模。飞机滑翔、俯冲、旋转，偶尔一头栽进草地。他是个忠实的航模爱好者，还对很多飞机、船舶、火车的构造及型号了如指掌，能滔滔不绝地讲一节班会课，最后如愿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冬天海上经常是灰茫茫一片，刮着冷风，云雾低垂。夏天就好多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比较多。一般早上或傍晚出去骑车，不晒。初中还有个同伴一起，俩人六点多出门骑车。后来南岸建了一片模仿欧洲风格的花田，高考结束跟同学去那边，在薰衣草田里拍照留念。高二下学期整个年级的远足活动也在唐岛湾，长长一队人浩浩荡荡地走过，扛着旗，穿着校服，沿着海岸线来回走了有将近三十公里，留下了许许多多青春的脚印。

石油大学是我们高中的大型自习室。几乎所有同学假期一项必做的事就是“到石油大学自习”。高二结束那个暑假，大家已经开始备考了，

去南教学楼溜达一圈能碰到很多同学。石油大学对面有一片美食娱乐区。还记得静悟期间晚上来石大上自习，跟同学跑来这里夹娃娃。

夏天是青岛的旅游旺季，在栈桥边总能看到成群的游客，打着伞的，戴着遮阳帽的，还有举着小旗子的导游。潮湿、炎热和拥挤的人群让我对夏天的栈桥没什么好感，对冬天的栈桥却有很深的印象。成群的海鸥飞到青岛的海边过冬，冬日浅蓝的天空下洁白的海鸥划过，构成了一道文艺的风景。穿着厚厚棉衣的市民站在冻硬了的沙滩上，不用再担心鞋子陷入裹着海水的沙子，只管尽情享受海鸥在身边徘徊。海鸥有些停在沙滩上，有些又突然猛地飞起，高低起伏地滑翔，拿出手机随便一拍就是一幅绝佳的风光照。

靠海吃海，青岛人的餐桌上少不了海鲜。大虾，海蛎子，海虹，蛤蜊，扇贝，海螺，海鱼……应有尽有。丰富到青岛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海鲜包饺子，想想我妈包的虾仁饺子，扇贝饺子，还有饭店里的墨鱼水饺、鲅鱼水饺就口水直流。由此，我们的休闲娱乐就多了那么一项——挖蛤蜊。等到退潮的时候，一家老小都提着水桶到海

边去挖蛤蜊。退潮后的沙滩都浸满了海水，沙子就像海绵一样软。运气好的时候手在沙子里一抓就能摸到好几个蛤蜊。触到那温润、圆滑的壳，跟磨砂状的沙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蛤蜊大部分都是灰扑扑的，壳上有相似的纹路，偶尔有几个浅色的，白底红纹，就像捡着宝了。小桶里的蛤蜊要加点海水放一阵儿，等它们把沙子都吐净了，再下锅煮。不加任何调料，就吃那来自大海的鲜味。活的蛤蜊都会把沙子跟水一起吐出来，在海鲜市场的蛤蜊摊位上总能看到此起彼伏的水波抛物线，走过经常会被溅一身水。说到“蛤蜊”，正确发音是“g é l í”，但青岛人都管它叫“g á la”，有一年高考语文语音题考了那个，青岛考生几乎全军覆没。

离开家才知道家的意义。也许海边长大的孩子对生活的记忆有相似之处，无非是船、海鲜、大海，但我脑海中的这些意象都有一个归属——青岛西海岸。我记得青岛的四季变更，知道樱花几月开，夏天从何时真正开始，秋天尾随着哪一场暴雨来临。在青岛生活的一切点滴，都流在我的血液里。



文 / 吉田千惠子

回沪的那天下午，天空飘了雨。

落地的一瞬，潮湿的空气从窗板的另一头渗透进机舱。天空泛着淡淡的灰，晦涩得仿佛冬日的傍晚。浦东机场的停机坪上几辆车缓慢移动着，飞机滑行了很久。

机身停稳，乘客们起身拿好行李架上的大小包裹。你拉开背包，从小隔层里翻出一枚回形针，插进手机卡槽孔，把香港的电话卡换下——开机连网，微信里跳出十几条消息。粗略一看，大都是朋友们的邀约。在群聊内告诉父母已经平安落地，一个陌生电话打进，“小姑娘，车子已经到了，停在地下一层车库B区。出来的时候给我拨个电话哦。”

探身看了眼过道里排起的长龙缓慢挪动，又看了眼时间，已经下午六点多：“好的师傅，稍微等一下，我还要过关拿行李。”

大约三十分钟，你终于推着两个箱子从机场的一个出口钻出来，摸索着来到地下车库。在P区扶梯边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打着双闪，你走近它，敲敲副驾驶的窗。

“郁小姐是伐？”他问。你点头。

司机下车，把两个行李箱扛上后备箱：“这么重，有40公斤伐？小姑娘推得动蛮结棍的。”

停车场地下沿路站着一排排等车的旅人，或低头看着手机，或拨打电话，联系着来接自己的车子。出了车库，天还没完全沉下来，幽幽泛着蓝色，凉风从窗外灌进车里，叫人直抖个激灵。工作日晚八点多，机场附近难得没有堵塞，于是路上的车驰骋着，亮起红色尾灯急急向前冲去，说不清的烦躁。你安静下来，窗外景色闪过，金色的华灯在高架河流的两岸闪耀着，耳边除了风刮过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

摘下眼镜，远方的光影模糊放大，寒凉的温度和热烈的灯光，你看着这座华丽的城市，像看着一个爱而不得的恋人。手机铃声响起。

“诶，到家了伐？明天出来吃个饭。”电话那头林萱开门见山，语气不耐——看样子沪上的实习工作并不轻松。

“不去。懒。”你闭上眼睛，侧身倒下。鼻尖是车座皮质的气味，让人有些头疼。

林萱闻言骂骂咧咧：“懒鬼，在香港已经懒散几天了，回上海还想宅在家呢？趁现在天气不热，我还有心情，赶紧出来见见面算了。到时候七月来了，太阳一晒，能出门的都是生死之交——那时候我可不是想见就能见的。”

“啧，着什么急呀。等我回去行李安顿好了，你整个一两天再见也不迟。”

“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时间多的是，行李什么的之后再理，明天先出来，多久没见了都？五个月了吧？等暑假过后你去法国，指不定明年才能再见了呢！”话毕，手机一震，你点开查看，发现对方已经挂了电话。林萱发了一个餐厅地址。

你揉揉脑袋，想起过几日就要开始的实习，觉得林萱说的在理。车子停下，小区里昏暗的路灯冷冷亮着，几声猫叫从别处传来，安保朝你打了声招呼，电闸门就开了——留学在外，长久时间都不在家中，物业换了一批，原先的小区门卡也不管用。你推着箱子沿路走着，进闸门拐弯就是住处，抬头看到屋子的已经亮着，大约是父亲在房间里。把箱子留在车库门口，你拐进屋子偏门，拉开落地窗，仰头朝楼上大喊：“我回来啦。有人在家吗？下来帮忙拿

个行李，太重了！”

一会儿，三岁的表弟揣着奶瓶迈着短腿从楼上晃悠悠奔下来：“姐姐回来啦。我不睡觉等着你呐。”

父亲下楼出门，把两个箱子拎回家中。

“明天和林萱约了，不在家吃饭。”

他点点头。

上楼进屋，家具摆设稍有变动，空气中浓烈的烟味让你皱了眉头。书桌上，散乱几本书，废弃的罐头盒被烟头塞满——父亲又熬夜写稿了。门口，孩子抱着奶瓶悄悄看你，你招手让他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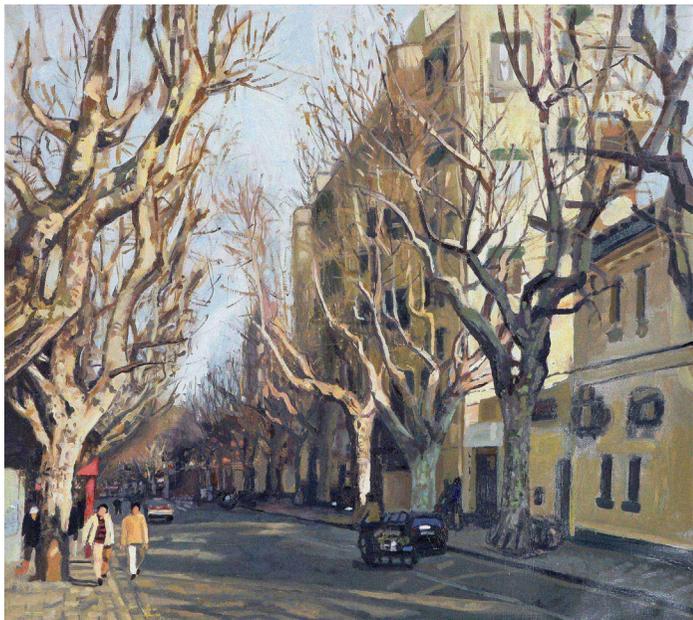
逗弄一阵，孩子扯着衣领嘟囔：“姐姐，困。”你唤来奶奶，让她把孩子带上楼去安抚。父亲也回到房间，屋子里的烟味久久不散。顺手关灯，黑暗中你拉开窗帘，对面的楼房敞亮。风刮过，树影婆娑，月光碎在灰墙上，几只鸟停在梧桐枝头影影绰绰。上海也困顿了，隔着窗仿佛能感受到六月风凉。今年的黄梅天来的晚，热度还未上。门外，狗儿踩着木地板的沙沙声停了。困，你想着。整座城市都困了。

翌日，空气有些晨露的湿，你醒在六点的清晨，似乎是认床。打开手机，十几条邀约的消息弹出，你看了眼天气预报，17度，今日上海还凉着。刚从30多度炽烈的香港回来，你没习惯这仍需穿长袖的城市，身上单薄的吊带让人觉得有些冷了，于是扯扯毯子把自己裹住。辗转反侧却总睡不着，干脆起床洗漱，今日你难得化个精致的妆，却懒得挑选衣服，随便扯两件套上身。门口叫的车已经到了，你上车，“思南路。”然后把车窗摇下。道旁的梧桐开始褪皮，露出树干木白的颜色。上海还没有彻底醒来，尽管路边的店面已经拉开了卷帘门，白领拿着咖啡在新开放的创意园打卡出入，这座城市还是迷蒙着。它总要昏沉一个上午，你想，到了晌午，它冰冻的心才重新跳动。

车停下。林萱已经坐在咖啡厅靠窗的角落。你隔着窗看她——她似乎瘦了一

些，衣着简单，妆容却比冬天更精致了。她手中抱着一杯冰美式，清澈的颜色似乎没有加奶加糖——高中的时候她最爱起了奶泡的cappuccino，现在口味偏淡了。她朝你的方向看来，目光对上。你招招手，从车上下来，几步小跑上去——想起毕业后每个长假里最雀跃的时光，都是见到她的一瞬，尽管短短两年彼此都已经成长，但只要回到这座城市见到她，就被生生拉回十七岁的时光。

拥抱后坐下，你点了一杯红茶，“最近怎么样啊？”她抿一口咖啡：“还能怎样。实习这事儿，要么忙得累死累活，要么坐办公室里刷手机。刚回来时差还没倒完，现在每天见到boss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哈欠。”你看着对面的女人，眼眶下分明泛着淡淡的青色，“累呢？看你这样子，夜生活大约也没有少了。”她笑笑：“那怎么办？现在白天大家都忙，见面只能晚上了。前两天北京来了几个朋友在上海实习，总得见上一面招待招待。”你不可置否。大二结束，朋友们从世界各地飞回上海找实习，假期不再只是狂欢的夏日——白天消磨在一方工作室里，中午一个人于公司附近的餐厅胡乱解决，临下班到各个群聊约人吃饭，等天黑了生活才变成自己的——或找一间茶室坐下看书，等店家快要打烊



来委婉地劝离收盘；或叫上三五个好友结伴成群辗转于各个夜场，等到终于错过了末班车，才闯进便利店里买瓶牛奶解酒，顺便等待来接送的车子。隔几道门，夜晚的音乐喧嚣就能全部掩盖，但午夜的淮海路并不宁静，预约的车子里三层外三层停得满满当当，便利店里也熙熙攘攘。

“朋友们不留在美国的，都想在这里扎根。”她笑着，你说不清那是种怎样的情绪，“哪儿有那么容易呢？”她目光望向窗外，快要晌午，人群从写字楼里涌出，再分散着钻进沿街的店铺，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不同的光景。你看到疲惫，看到混沌，看到无奈，也看到对这座城市的向往。手机铃响，原来是实习的杂志社负责人发来几分样刊让你提前熟悉。你拿起手机晃了晃：“后天也要加入‘实习大军’了，公司就在这附近，中午约着吃饭呗，也不至于落个孤单。”

她放下手中咖啡摇头：“明天就跟着 manager 去桐乡出差了，下周末才回来。原本定好的几个约会都推了，咱俩等下周再约吧。八月忙吗？打算去外地走走，一起？”你摇头：“我下学期要去交换了，提前走。”

“这么早就过去啊，还以为九月开学了才走呢。不过欧洲倒是挺适合你的，安静忧郁。等你再瘦一点儿，也能塞进包臀长裙、穿个波点衬衫，当法式美人了。”

你没好气拿起一个奶精砸向她，林萱赶紧伸手接住，你说：“看来最近实习确实是不轻松，瞧你这张嘴，一点儿不饶人的。”

“行行行，‘安静忧郁’我收回。”她讪笑。你又扔去一条砂糖。

“好好好。不用瘦、不用瘦。瞧你这暴脾气，哪儿遭得住 boss 的压榨。到时候训两句‘郁你这做的什么玩意儿’，指不定就把人家办公室炸了。”她一边取笑，一边把手中接住的砂糖奶精倒进咖啡里搅匀，“果然还是甜点儿好喝。”

时间过得快了，直到用过夜宵，才

决定分开。你记不得这一天和她笑闹了多久，只觉得精力耗尽，却并不疲惫。餐厅门口，你目送她上了车，打开手机发一句“到家回个消息”，才转身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脚跟被磨得通红，贴着林萱准备的创可贴，高跟鞋早已被脱下，用发圈系在包包的链子上，你穿着路边十几元买来的人字拖，听见梧桐脱落的树皮被踩碎的声音。夜晚的武康路静谧如斯，巴金故居沉睡了，墙头立着一只不知从哪儿来的夜猫，直直盯着你的眼。对面几家咖啡馆还亮着灯，窄窄的双车道几乎没有车子经过。你抬头看向天边，月牙弯弯，却十分明亮。远处，宋庆龄故居已经暗了，你不记得自己何时来过，只隐约对室内雅致摩登的装潢和墙上的孙中山像有个印象。

走到十号线地铁口，才看到行人匆匆。上了不再拥挤的车厢，轨道摩擦的声音刺耳，地铁风穿过，你握着扶手的指尖冰凉。耳边是从不停歇的报站声，你在心里跟着它一起默念着。抬头看着线路图一点点朝住处的方向靠近，腰间挂着的高跟鞋跟着晃动，偶尔几个旅人看它一眼，也很快把目光移回手机屏幕上。偶尔一站很长，你知道这是从浦西开到浦东了，几个换乘站间下车的乘客越来越多。终于，你看准一个空位坐下。

上海的一日就要过去了。合上眼，你彻底安静下来，呼吸平稳而绵长。这城市困倦了，你想，等到第二天晌午，它又会彻底醒来。





陡河两岸

文 / 均甯

黄河赐予华北平原肥沃平整的黄土地。平川之上偶有几条河流，河水顺着宽广的河道徐徐汇入渤海，滋养着两岸的生灵。在河北唐山境内偏偏有一条河，地势陡峭，落差极大，河水流势迅疾，一泻千里，因此得名——陡河。20世纪中，陡河大坝竣工，河水奔涌着推动涡轮电机，将工业化的灵魂注入这座华北小城。陡河两岸的工厂拔地而起，唐山，从此作为华北重要的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瞩目于世。

这些工厂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闻名全国的唐山钢铁厂，简称“唐钢”。上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出生在唐钢下属的医院。正如唐山生于工业，唐山的儿女，也应当生于工业。五岁那年，我机缘巧合地上了陡河岸的学校。回家要跋山涉水，我便寄宿，与当地入朝夕相伴，也算生于斯长于斯。同学的父母多是唐钢的工人，每日穿戴一身深蓝色的工装，清晨骑车叮铃铃地上了水泥桥，过了陡河，便是去上班了。那时候时常听见同学们讲述爸妈的种种，只觉得他们岁月静好——毕竟我与父母并没那么熟络。我奇怪为什么只有自己没有唐钢的父母，担心自己的与

众不同。

实际上，我与旁人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小孩子的贪玩淘气一样不少。我们会偷开教师办公室的电脑玩小游戏，也会溜出校门为街口小卖部贡献收入，有时候跑远了到陡河边，往河里抛石子，溅得河水满身都是，大声地喊着“水是臭的”跑开，不一会又重拿了石子回来。黄土裸露的操场不大，会让人在追跑的时候崴脚；六层的居民楼太矮，捉迷藏容易被找到。我很感激，陡河两岸收容了我最为天真烂漫的岁月。

然而原有的和谐景象随着我的成长逐渐消磨。步入小学高年级，我们承受的学习压力已然超出负荷。满书包的课本和练习册压得人喘不过气，标准答案的背记和抄写成为作业的大头，挤占了课后的一切时间。

与此同时，我的与众不同终于显现出来。我的课外生活已然有了自己的节奏，语言是重硬性作业只会令我感到得不偿失。时任的班主任严厉，可惜任她怎么抄书罚站，我依旧剑走偏锋，投机取巧。

依稀记得六年级一堂安静的自习课上，班主任突然与我身旁的男孩子闲聊：“咱们班最好的学生是谁啊？”那男孩答了我的名字——够仗义。“为什么啊？”“学习好。”谁知班主任突然冷笑一声：“学习好就是好学生？”

班级里成绩最好和罚站最多的是同一个人，现在想来也算是一大奇观。老师对我的不待见，一度令我大惑不解。不过最多也就是不解了，一个老师、学校，甚至小升初考试，都不能改变我命运的轨迹。世间机遇无处不在，成绩不是一切，只有我自己，才是命运的主人。十岁出头的我，为自己拥有这番领悟洋洋得意。

小学毕业，我回到家附近读中学。这里的邻居形形色色，有的在外县发现了煤矿一夜暴富，有的花臂纹龙人喊一声大哥，有的青春靓丽却行踪诡秘……只有唐钢的工人不见了踪影。唐山这种资源丰富又民风豪爽的新兴城市，钱果然是出了名的好赚。我在这里度过了数年时光，眼见这座城市飞速的变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商场酒吧成了年轻人的天堂，南湖之畔绿柳荫荫，世园会更是盛况空前……虽说我还是爱投机取巧，却也不再能够在更大的平台保证次次拔得头筹。

时过境迁，小学聚会的一通电话，又一次把我打回了陡河岸。路过街口的小卖部，我见到了低矮的居民楼之间，我的小学。橙黄色的楼体，二百米长的跑道，甚至楼前的瓜藤，都维持着多年以前的老样子，生怕我认不出来。陡河水依旧是浑浊的墨绿色，深蓝色工装的骑车人从白桥上移过，加上夏日河边翠柳的掩映，静谧美好，一如从前。

聚会上，来的十余个同学都是刚刚收到国内高校的录取，眉开眼笑。私下打听之下，这些人之外，同学们成绩理想的不多，多数准备子承父业了。细

数一番，到了高考，这一班的第一，竟还是我。好在我就读海外，座上诸位都不曾听过，也就混过去了。席上最风光的人物，被国内一所名校录取，同窗时便出名的刻苦，能有今天，也不负了。

陡河两岸，工业兴城，不可谓不强势，不可谓不迅捷。多年后，这里迎来了出奇的宁静与舒缓。新城建设中变化最小的是这里的景色，暴富神话下兢兢业业却换来减产失业的是这里的工人……唐山工业的摇篮，我们当年是怎样将一城的梦想和热血交付与它，如今又是怎样把它丢下了？我不敢想。不知什么时候我理解了小学老师对我的不喜爱，即使我仍旧不认同。我不属于这里，所以我不能影响这里的人——我未来的种种机遇，不适用于被丢下的人。生于斯长于斯，陡河两岸的人啊，我仍愿你们留存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烟火人间

文 / 孙宇石

一夜雨，轻的落在长江上，重的落在黄鹤楼顶，更重的落到了归元寺里，东湖风起，吹皱一池春水，珞珈山的樱花落地成雪。

来到香港的这些时日里，总会想起武汉，我的故乡，那样一座两江交汇的城市，那样一个烟火人间。

记忆中的武汉，是松软的，是潮湿的，亦是琐碎的。站在开阔的江滩上，看长江带着呼啸向着东方奔流远去，耳边是老式火车吃力的喘息声，鼻翼里，充斥着水汽特有的潮与腥，又混杂着些许芝麻酱味儿。这里是武汉，虽算不上最好，却最让人感到心安，一种由生活的现实感带来的的心安，一种衣食无忧而仍需忙碌的心安，一种带着烟火气息的心安。

武汉曾经阔过。民国时期，武汉和上海是中国仅有的被冠以“大”的城市。京汉铁路，粤汉铁路在此交汇；三镇雄峙，九省通衢；万国领馆云集汉口租界；戏码头夜夜笙歌；经济“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百年前的武汉，是何等繁荣，何等前卫的一座不夜城、一个“东方芝加哥”？！

正如易中天所言：“具有这样地理文化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可就是少了些运气。”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确实缺了些运气。沿海开放的战略使得武汉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曾经的繁华与荣光不再，武汉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二线城市，常常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在普通武汉人心中，一线抑或是二线又有何差别呢？身居陋巷亦可安逸生活，武汉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与充实感似乎并不会因为经济地位的下滑而褪色一星半点。而恰恰是这种现实感，生活

气息构成了武汉的风格，成为了武汉最为迷人的特征。

武汉，是充满烟火气的。

武汉大概是全国醒得最早的地方，当第一缕阳光从玻璃窗倾泻下来，老街便骤然有了人迹，嬉笑与烟火气。雾气朦胧，潮腥的空气裹着阳光的味道扑面而来。商户们“吱呀”一声拉开卷闸门，睡眠惺忪地走进厨房，拨开煤炉，热上油锅，方才拿起梳子对着门前的水沟悉心打扮。约摸一个钟头左右，老街上的人们逐渐多了起来。一个个金黄的面窝在锅中惬意地翻着身；一碗碗新鲜出锅的热干面被淋上香气扑鼻的芝麻酱；一份份闪着油光的豆皮在大锅里被洒上各式调料；一颗颗鸡蛋在蛋酒师傅灵活而熟练的双手之下化为一朵朵诱人的蛋花……行色匆匆的人们，从飞驰的自行车上跳下，裹挟着起床气冲向那一间间人声鼎沸，热气腾腾的小吃店。三两碱面，配上辣椒油，香菜，豆角，卜丁，吃得人唏嘘感叹，全身发热；一份三鲜豆皮，混着想从，雪菜，肉丁，笋丁，满满当地端上桌，吃得人满嘴流油，口齿留香；又或者点上一笼生煎，浇上几滴咸酱，享受那金黄酥皮与煎包浓汤在舌尖的碰撞。雾气弥漫的早晨，给自己的肠胃注入一股鲜活之气。

每个武汉人的记忆里都应该有一幅关于老街清晨的画面。或是黑白相间，或是色彩斑斓，多少个四季更迭，朝夕轮转后，依然挥之不去。常听人谈论起武汉，“烟火气”总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我想它的模样大概能从老街清晨的景象中略窥一二。

武汉的烟火气，还在于街坊邻居的生活景象。

大俗即大雅，武汉的生活气息是匆忙赶路的旅人们很难感受到的。走在武昌司门口的小巷里，叮铃作响的自行车驶过，留下挨家挨户灶台飘出的饭菜香。炎热的夏天，街坊邻居们在街边支起主桌，光着膀子，操着汉腔，热火朝天的搓着麻将，吃着小龙虾。更有甚者，索性支起竹床，摇着蒲扇，啃着西瓜，享受武汉夏夜的些许清凉与快意。临到饭点，你送我一锅汤，我与你一份饺子，邻里之间其乐融融。过路的看风景，住家的卖清茶。许多保安街小学放学的学生，穿梭于南北之间，是交织武昌城的针线，每一个针脚，汇聚成老武汉生活的底色。老武汉生活的日常，温柔得像面前那碗热气腾腾的藕汤。

旧时光里长大的人，似乎天生带着一种笃定——日夜倨守一叶小小的方舟。正是这种笃定，使得老武汉的风情得以保留，而不至于像北京上海等城市一般，在城市化进程中被碾压的支离破碎。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牵挂的并不是故乡建了多少高楼大厦，而是街头巷尾那一份熟悉的美味；是长街里那回荡着的叫卖声；是那一句句乡音方言背后的归属感；更是那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息。武汉，并不算物质上的极度富有，却有着丰富的精神财富，那烟火气息，那安适感，给武汉人的生活中增添了一份温暖与牵挂。

武汉，一个烟火人间。



热干面



豆皮



麻辣鸭脖

我來自台灣，它是坐落於東亞島弧上一座物產豐饒、風光秀麗的小島。

上身被飛機座位卡得直挺挺的，聽見輪胎讓飛機長出雙腳的聲音，漸漸從俯視萬家燈火到和它們平行，接著轟鳴一陣、身體一震，是輪胎觸地傳上來的。此刻，我不禁熱淚盈眶，那是家的召喚。夜裡只看得見遠處點點燈火，甚至屋宇的輪廓都不甚清晰，然而我不須思索就可以告訴你那是台灣的街道，不是香港的；科學上或許無法分析出這兩地遠處燈火有何不同，但心靈的雷達會自動掃描出這是承載成長記憶之處。

說物產，台灣最不缺的是隨四季更迭而輪替的時令水果。

春天，燕巢蜜棗鮮甜但不失清香、清爽但仍然多汁，小時候家裡常常收到幾箱朋友家裡種的水果，吃得過癮，還拿去學校分同學吃。

夏日水果種類特別豐富。從乾涸河床上採收的西瓜，是酷暑裡解渴的聖物。小時候切一大塊連皮的西瓜，再加一支湯匙，配卡通節目實是一大享受。隨處可見的玉井芒果，未見實物先「聞」其香，喜歡纖維口感的吃土芒果，愛蘋果香的選愛文，喜好大口吃果肉的有金煌。媽媽都會細心把果核和皮去

掉，留下最完整最嫩最鮮黃的肉給我。

秋季登場的柿子，新鮮貨放軟了，咬下去甜汁流得下巴手腕都是；若是經過新竹的九降風（東北季風）乾成柿餅，果實裡自然的糖份在乾硬成棕色的柿子皮外凝結成糖粒，比過年吃的乾果還甜，卻不缺新鮮水果的甜香。中秋節家家戶戶必會訂購一箱麻豆文旦（柚子的一種），配上月餅月亮和嫦娥，形狀完整的柚子皮劃上幾刀便成為柚子帽，孩提時代總喜歡和其他小朋友互相戴在對方頭上。

冬天的雪梨連果肉的顏色都像白雪，和冰糖一起蒸湯來喝，最是滋陰潤肺，咳嗽的時候我常常求助於它的療效；火龍果的皮是略帶紫色的豔桃紅，外加偏黃的草綠「火焰」「長」在桃紅色上。切開來是白肉的比較甜膩，紅肉則比較清香。小時候媽媽喜歡打趣的說，她費了好大的勁才把這麼多芝麻（火龍果的籽長得極像芝麻）塞進果肉裡。

台灣雖人口不多，但文化多元精彩。

在漢人踏上這塊土地之前，早有許多南島民族在這裡生活著。他們原先行部落政治，甚至有些部落還是母系社會，沒有文字，靠著口傳文學記載歷史。他們是天生的歌唱家，比如紅遍兩岸三地的歌手張惠妹（阿妹），血統上便是台灣原住民。

我家最美麗的風景

文 / 葉庭瑄



明清時，大量閩粵移民來台，因此台灣的傳統建築，比如廟宇、城牆多為閩粵風格，方言以閩南語和客家話為主。廟宇裡的神祇大多是閩粵在地神祇，比如三山國王、保生大帝等等。另外，由于渡海來台的先民們在海上多遇驚險，人们对媽祖（海



上守護神）的崇拜也特別虔誠。

抗日戰爭結束後沒幾年，大量人口從大陸遷來，因此某個程度上台灣可說是中國大江南北的小縮影，從飲食文化中便可一見端倪。路上隨處可見北方麵館，烙餅抓餅刀削麵色香味俱全；粵菜館有道地的兩面黃炒麵，老闆操著一口廣東腔；上海菜館雲集，比如以小籠包馳名的鼎泰豐。還有些菜是大陸師傅搬家到台灣後發明的，菜名乍聽之下是大陸哪個省的家鄉菜，但其實是台灣菜，比如金華火腿和溫州大餛飩。

說了這麼多，其實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那天我從香港回來，下了飛機，一個人帶著四個行李，加起來將近五十公斤吧，笨拙地扭動著 30 吋的大箱子，還得顧及其他幾包東西。帶著這許多東西去搭機場捷運的電梯，走出來的人們也帶著一個個大包小包，然而最後一個出來的人看著我步履蹣跚，便回頭幫我按住電梯，好爭取時間讓我能把

東西送進電梯裡而不被門夾到。後來下了捷運，一個中年叔叔看我搬東西吃力，便主動靠過來，幫我拎了隨身小箱和一包棉被。

「唉唷你那麼多東西，我幫你拿吧。」大叔操著經典台灣口音問道。

我花了兩秒鐘判斷當下情勢，先是心存提防，後是想到這裡是台灣，他應該是真心來幫助我的，頓時感激充斥內心，有點不知所措，又想從容有禮地答應，道：「可以嗎？」他也不多回應，就牽著我的東西跟著我走。

「你坐飛機回來嗎？」叔叔問道。

「對呀。我出去讀書，現在暑假，宿舍的東西都得搬回來。」

「你去哪裡讀書？」

「香港。」

就這樣一路絮絮叨叨到刷票卡的閘門，面對半夜空蕩

蕩的大堂，叔叔問道：「都沒有人來接你嗎？」我說：「有人來接我，但是他在外面。」說的是開車來載我的爸爸。我這時才突然想到，他或許該跟我走不同的出口，要是陪我繞了遠路就太不好意思了，連忙問他接下來去哪裡。幸好他要坐計程車，就在私家車接送處旁邊，陪我也算順路。他語帶急切地問等我的人在哪裡，不是急著要走的急，是要看到有人接我才放心的急。終於看到爸爸站在車子旁，他才把他替我拿著行李放下來。我不停向他道謝，他也沒說甚麼，就是低低頷首，逕自走向計程車班區。爸爸笑笑對我說，你還讓人家幫你拿東西。不是看到奇景的驚嘆，而是再正常不過的日常。

都說了，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

黄河边

文 / Kirsi



我是在会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句诗好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便是看着这样的画面成长的。兰州是一座蜿蜒在黄河边的城市，在这里念书的所有孩子大抵都曾在作文中提及奔涌而过的黄河；以致长大之后，提到“奔流而去”、“一泻千里”这样的形容词，我的脑海中都会第一时间出现那条我总是不以为意的河。

我家住在黄河边，夏天的傍晚，出门走十分钟，黄河便是触手可及了。夏天的黄河是黄色的，是那种接近土色的黄，不难想象其携带的泥沙之多；到了冬天她却变成了青蓝色，原因不得而知，只是觉得神奇。听外婆说，好多年前黄河冬天会结冰，过河不用上桥，直接从冰上走过去。我从小憧憬“人们纷纷走过黄河”这样奇妙的景象，然而年岁渐长，这样的景象，大概只会出现在外婆那一代人的回忆中了。

印象中的黄河着实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教科书里学到的与它有关的东西，我甚至从不留意。第一次感受到它是在异乡闲来无事，任思绪乱飞的时候，发现“长河，落日，垂柳，孤城”那些晦涩却极为美丽的意象，分明是曾陪伴了我18年的旧友。黄河两岸栽满垂柳，春日柳絮漫天起舞之景，真有孟郊“水边柳絮由春风”的意境。

渐渐长大，发现那类“西北人的血脉里传承着黄河的粗犷和豪放”的俗套



说法不假，听地道兰州人讲兰州方言时，感受到的是毫不做作的令人心感亲切的乡土气息。慢慢长大，发现西北人原来是幸运的，在有机会体验寒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淋漓大雪的同时，亦有机会欣赏荒芜风蚀的雅丹地貌和辽远的茫茫沙漠。幼时觉得“甘肃”这名字听起来炎热又生硬，憧憬着温柔的江南水乡，仿佛那里才是孕育女孩子的地方；可当我真到了南方，感受了白天夜晚不变的湿热，漫长难熬的梅雨季节，少了大雪纷飞的冬日，便很难不怀念这四季分明，虽有黄沙却有白雪，夏夜的凉风驱赶日中炎热的北方城市兰州了。

更加深刻地体验到这座城市的西北风情，是在离开家乡一年后，伴着夕阳归家的夏日。临近降落，飞机上邻座的深圳游人不停地看向窗外光秃秃的沙

丘，冷不丁问我：“这里这么多山吗？这里的山上一棵树都没有吗？”飞机这时其实已经很临近地面了，那一座座的，哪里是山，是荒郊野岭的一块块沙丘罢了。我于是告诉他，那些是沙丘。他便又问：“兰州这么缺水吗？”我一时竟答不上来。在这里生活了18年，我一天也没感受到过缺水，雨倒也是一年四季正常地下，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沙丘呢？他又发问：“兰州的天一般几点会黑啊？”我笑了，心想南方人好像都以为这里的天黑的很晚，便答道：“六七点吧，和那边差不了多少。”彼时瞟到对方手机屏幕上大大的时间20:00，然后尴尬地看了看窗外清亮清亮的天。原来，我一直都不了解你啊，我的兰州。

就像读大学之前，我真的未曾知道，提起兰州，



所有人脱口而出的会是“兰州拉面”。奇怪的是，在兰州没有人会称它“兰州拉面”，大家都叫它“牛肉面”。未曾想到牛肉面那么出名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早已经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不像是重庆的火锅，亦或是香港的鸡蛋仔，牛肉面在兰州普通得出奇，大街小巷处处都是牛肉面馆，价格统统都是十块以下，它是寒冷冬日里冒着热气的温暖，是匆忙赶路时快捷的满足。虽然在兰州人的口中，牛肉面的味道有好有坏，但只要在兰州，随意踏入一家牛肉面馆，你吃到的便是一碗正宗的牛肉面。“牛肉面陪伴着每一个兰州人长大”这样的话绝不夸张。兰州人太熟悉牛肉面了——嘈杂的没有空调的面馆，带着回族帽子的收拾碗筷的年轻店小二们，娴熟地拉面、捞面、大勺大勺舀着辣椒的师傅们，是我们

记忆深处的兰州。

如今听到“黄河远上白云间”这样的诗句便真的会联想到记忆中家乡的那幅画面了——黄河边吹着凉风的啤酒摊，留着长胡子的回族老爷爷的烤羊肉串，甚至是从未寻找过的五泉山的五口泉水，亦或是从未尝试乘坐过的羊皮筏子，都变得难以忘怀了。

她那么普通，但她永远是我的兰州。



文 / 刁茂可

从桃花源到潇湘渔隐—— 沈从文《边城集》的三层的解读

初读沈从文的《边城集》中的中短篇小说时，除了贴近生活，简短又平实的语言外，最吸引我的还有他那不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叙事风格。即使故事的整体走向都是悲剧的，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桃花源。

以《边城》为例，女主人公翠翠喜欢上了船总家的老二傩送，而同时老二傩送和老大天保也喜欢上翠翠，兄弟两人为了求爱以唱山歌的形式决胜。后因老大天保行船淹死，引发了老二傩送与老船夫——翠翠的爷爷——之间的误会。

最终傩送出走，老船夫死去，全文以翠翠等待傩送的归来结束。

两人因误会不能在一起，傩送可能明天回来，也可能永远也不回来，翠翠的爱情永远也没有确定，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但初读的时候，我们往往先为文字的玲珑简直，美丽的词句陶醉。

《丈夫》描述的是一个男子在探望自己出来谋生的妻子时遇到的事，妻子以卖身帮补家计，还需要面对巡官老爷的霸道专横、醉鬼的闹腾，男子在目睹了这一切后，最终“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在结尾，两夫妇都回到乡下去。

同样谈及到妓女的，还有《柏子》里船夫和妓女之间的故事。

妓女在小说中不用面对礼义廉耻的苛责，她们

都像在《边城》开头里提到的那样“由于邊地的風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遠那么渾厚……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她们在他的笔下都是那样的一类人，踏实度日，努力生活。

初读《边城集》，我喜欢的是中国田园山水似的写作风格，与世无争，也不评判个高下，和鲁迅的抗争到底、拼得头破血流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不需要做出选择，表明立场和态度，只是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发生在人物身上的命运。但这种生活的无奈同时也是读者共有的。只要不死，就得活着。这种初步印象形成了我对沈作品的第一层略带悲观主义的解读——生活是悲哀的，但同时也是美的。虽然读者和在湘西的那些人物一样需要面对这悲剧性的人生，但我们仍可以以一种艺术的、欣赏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

引用一句王德威的话说“现实人生的残酷我们都明白，甚至有切身经验。但是如何从这样一个残酷的经验里，去凝聚、去抽离，然后形之于一种美学的形式，这是另外一重挑战。”¹这就是这些作品的第一层解读，他们就是一种面对人生悲剧时的精神慰藉。

（二）

沈从文的一生是复杂的，这样一个创造出精神绿洲，桃花源的作家，在青年时入伍后目睹过数不胜数的死亡，无论是罪犯，乡民还是自己的熟人好友，这和死亡频繁接触的经历是在他的小说中很少反映出来的。

尽管生活的悲剧色彩如影随形，似乎与桃花源的出世格格不入，沈从文早已说清缘由，“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

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原因简单，你们是城市中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性欲意识以外，别的感官都能有点麻木不仁。”²现当代的城市病，被如此超前而深刻地揭露出来，这更进一步增添了他作品的超越时代的局限。

沈笔下人物面对生活悲剧时都有一种韧性，这种韧性不为人物自身所察觉，根深蒂固于人本性的品质，这种生活下去的勇气既体现在《丈夫》里卖身的老七，《边城》中等待着傩送回来的翠翠，也体现在《柏子》里那些不知疲倦的船夫上。这种对于韧性与顽强的间接体现，让我们想起余华的《活着》。不同的是，《活着》里的徐福贵遭遇到的个人生命之中的大波折，大苦难，是国家命运的缩影；而沈从文小说中的主角确实生活在一个遗世独立的桃源乡，面对的是日常中的柴米油盐，养家糊口的挑战。

这种韧性是被沈从文有所寄托的，在《边城》题记中他说，“我将把这个民族作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边城集》的第二层意义，便是其“小”的历史背景，亦凸显出人的韧性，而从残酷生活经验中抽离出的美学亦能在当今时代给平凡的人们带来急需的信心和勇气。

¹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09页。

²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 - 53页。

(三)

《边城集》中频繁出现的船与水，除了反映出沈从文“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³的背景经历外，也和中国传统山水中的“渔隐”联系在一起，从姜太公钓鱼，到孤舟蓑笠翁，再到千里江陵一日还，江水和山林一样都是中国文人寄托自己志向的象征。

沈从文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表达过自己对于伟大艺术家的希冀，或许也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文人曾经的抱负：

“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虽然两者真正的伟大处，基本上也同樣需要“正直”和“诚实”，而艺术更需要“无私”，比过去宗教现代政治更无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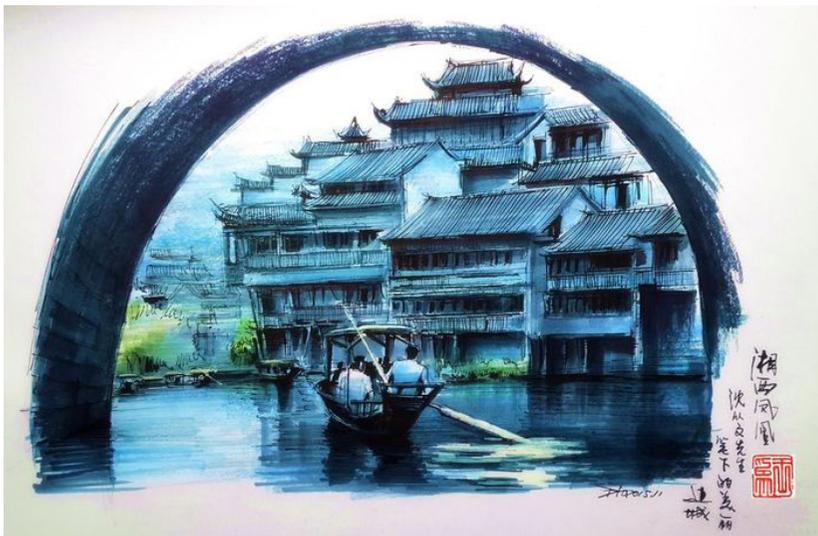
必对人生有种深刻的悲悯，无所不至的爱！而对工作又不缺少持久狂热和虔敬，方能够忘我与无私！……

……唯有真的勇士，敢于使人民无辜流血以外，不断有所寻觅探索，不断积累经验和发现，来培养爱与合作种子使之生根发芽，企图实现在人与人间建设一种崭新的关系，谋取人类真正和平与公

正的艺术家工作者，方能担当这个艰巨重任。”⁴

于乡土，正是出于对自己湘西的人和物的热爱，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民风才那样的真纯，人物才那样的可爱。《边城》中，当船总顺顺得知自己大儿子赶滩而死时，还能安慰老船夫：

“船总顺顺象知道他心中不安处，就说‘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这里有大兴场人送来的好烧酒，你拿一点去喝罢。’一个伙计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蒙着筒口，交给了老船夫。”



于人生，于艺术，沈从文希望通过展示一个“肝胆相照的真情实意的世界”⁵来鼓励未来的人们建立起“爱与合作的人与人之间崭新关系”。

爱，是对沈从文小说解读的第三层主题。这种爱不局限于乡土情怀，

而是升华到更加宏大、普世的悲悯情怀，无所不至的爱。

³⁴ 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

⁵ 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四)

《楚辞》的《渔父》中，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可以理解为桃花源中的避世，颇有道家风骨。然而，渔父回答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无论潮流如何变化，渔父仍然通过做出不同的反应，过着自己的生活，这更像是儒家的独善其身。从沈从文的角度讲（他曾“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过，对于谈及自己作品中的思想性的厌恶，所以关于道家儒家思想的讨论亦不在此展开），随着历史的惊涛骇浪，他的人生也激荡起伏，而他笔下的人物们照样和谐，淳朴，雄厚。作品的超时代性就在这样被寄托了的理想品质中体现了出来。

这也是之所以说沈从文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绿洲，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人物命运诗意的处理，使读者能够以欣赏的角度审视人物的命运，审视自

己的环境，更加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对于人的期许和希望是超越时代的。

湘西的江河不仅是桃花源的环境，同时也是沈从文表达自己对于故乡的人和物的热爱的载体。他笔下的桃花源不是消极避世的，而是读者在其中能获得对人生的勇气与对他人的信心，最终的归宿仍然是投身于理想的事业中，如同归来的潇湘渔隐之人，向着实现沈从文有过的抱负前进。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于香港



Colin Firth 科林費爾斯： 大器晚成的英倫紳士

作者：文俐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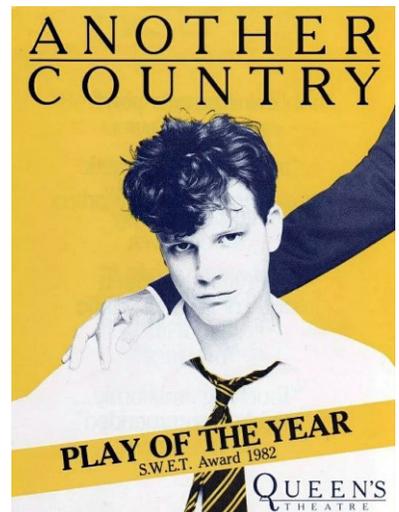


談到紳士，必定會聯想到的是精緻的五官和量身定做的西裝，也不能不提起出生自英國的編劇，製作人，男演員“臉叔”科林·費爾斯。

雖然科林已年邁 58，但由於科林在 2015 上映的《王牌特工：特工學院 / 皇家特工：間諜密令 / King's Man: The Secret Service》中飾演的紳士優雅的特工哈利深受歡迎，至今仍受很多年輕人所喜愛。電影裡的特工跟 007 典型的英國特工並不完全相同，不要求在執行任務時身穿西裝，更追求紳士的氣質素養。科林這個角色在電影里賦予了西裝更高的意義“王牌特工是現代的騎士，西裝是騎士的盔甲。”，裡面的台詞：“Manners makes man. (不知禮，無以立也。)”也成為了這部電影的一大點睛之筆，英國紳士的形象也因為這部電影再次放大。電影不只豐富了紳士形象，其劇情在動作電影中也是少見的成功。在豆瓣評分也拿到動作片中極為少見的高分 8.7 分。

科林雖叫“臉叔”但不光靠臉吃飯。科林出生在漢普郡的小村莊，父親是溫切斯特大學的教授，而母親是大學里有名的宗教講師。其家庭並不富裕，但家裡的學術氛圍十分濃厚且重於人格品性的培養。年輕的科林就有涉足影視業的抱負，思想較為開明

的父母也支持他的選擇。但科林的外貌並不是特別的出眾，科林的搭檔休·格蘭特 (Hugh Grant) 曾經調侃他“科林是掉在人堆裡沒有人認出來的那種人”。因此在年輕時四處投簡歷試鏡也沒有好結果，在電視劇裡也只能客串



一些如通緝犯的小角色。科林第一次參與電影製作是在取材真人真事 1984 年的同性戀電影《同窗之愛 / 他鄉異國 / Another Country》，當年的他 24 歲，然而這部電影並沒有讓科林真正地走上演員之路。科林整整花了 15 年四處奔波提高演技，除了電影還嘗試過電視劇、

舞台劇，也曾經一人到倫敦戲劇中心學習表演。

1995 年，科林的搭檔休已經拿到了英國奧斯卡和金球獎影帝，而 35 歲的科林仍沒沒無聞。此時，科林終於的得到主演《傲慢與偏

不知禮，
無以立也。
—Kingsman

見》的男主角達西的機會，科林將這個角色演得活靈活現，成功地向觀眾塑造了一個舉止得體、外表冷淡、但內心充滿熱情、矜持正派的紳士。從此，“紳士”就成為了他的招牌形象，而科林也因此一夜之間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演員。



自《傲慢與偏見》之後，不少的影視公司都邀請科林飾演較溫柔儒雅的角色，如《真愛至上 / 愛是您，愛是我 / Love Actually》中追求真愛的作家、《BJ 單身日記 / Bridget Jones' s Diary》中體貼的律師、《單身男子》中憂鬱的大學教授，更不用提人氣佳作《王牌特工》中紳士的英國特工。然而科林的紳士形象並不僅限於影視層面，現實中的科林也是極其注重禮儀品格的人。生活中的科林得體但不失幽默，採訪中經常會講些經典的英國笑話，其粉絲都知道科林就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段子手”。幽默並沒有損及他的優雅，而是在談吐和舉止之間展露出他的風度和內涵。他也曾提過做人要明白幽默與惡俗的區別，並嚴格地遵循自己心中的道德底線。



科林對紳士的解讀不僅僅是舉止和談吐，他認為一位正直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對家庭的忠誠。他愛他的家庭，他與意大利妻子已有 20 幾年的婚姻，這在歐美演藝圈並不常見，涉足演藝圈 30 幾年的他也幾乎沒有任何緋聞，一直都在履行一位好丈夫、好父親的責任。科林個性低調沉穩，曝光率不高，很少聽到他的消息，連商業廣告都沒接過，除非是有作品上映。但他一直努力宣傳平等和環保意識，曾擔當不少公益廣告的代言人。身為演員的科林也十分重視學術，在溫切斯特大學獲得榮譽學位的他熱愛讀書寫文章，曾在國際生物學術期刊《Cell》發表研究論文，展示了他學術中令人意想不到的過人功底。我們能夠在發現科林身上的紳士品格並不僅是西裝革履，而是舉手投足和思想都展現出自己的人格魅力，更一種對人生的態度。



LTA

义 /Thevenin

隔壁一條街，見淡彩牆、螢光燈與櫥窗裡遍布的洋文，恍如民國時的上海灘。

LTA 是 Lee Tung Avenue 即利東街的簡稱，如果說下環是毗鄰的中心商業區中環和大型購物區銅鑼灣夾縫中生存的菜市場屋簷，那麼座落於車水馬龍的皇后大道東與莊士敦道 (Johnston Rd.) 之間和船街、汕頭街、

廈門街平行排開的 LTA，就是人頭攢動的菜市場簷頭下稀客般能坐下來喝杯熱拿鐵，彩牆與螢光的雅舍，足夠冠稱“皇后大道東上的皇宮”了。對岸的尖沙咀漆咸道南路旁的酒吧整夜地放著外語的嘻哈說唱，而這岸的灣仔的小巷能讓你慢下步伐，戴上耳機聽幾首 Miriam Yeung。在國際都會香港島，再現英倫風的利東街旁倒還是有一虎拉麵這樣的一間小屋，大多時候光顧都是亞洲的面孔。

四年前我初來乍到，藉著 11M 路巴士打開了從清水灣到整個世界的大門，在一個週末想獨自下山去試試左鄰右里爭相前往的拉麵店。偶然有一位學長建議我不要去隨大流去找連鎖的招牌字號，下環的廈門街上有一家“一虎”拉麵是真正的“湯”香不怕巷子深，更值得一去。那個週五晚遂放下經典力學題目前去探風，果真價格實惠，一碗蒜油豬骨“黑虎”麵湯一鼓作氣喝見了碗底。飽腹的重量還使得自己忘記沿著原路廈門街走出去，柳暗花明般轉進

後來我還多次光顧這家店：去中環觀看歌劇《卡門》路上、去蘭桂坊不醉不歸前的計畫、每個週五晚剛好在灣仔附近打完牌出來的順道。無論每回去的緣由如何，離開時一定會帶隨行的人走 LTA。中秋時街中心會掛起一個很實際的巨大月球形布燈籠，到了聖誕替換為槲寄生，來年 2018 的新春年獸們又幻化出三隻紅黃綢帶織成的小狗，蹲在街口好奇地觀望各路在地人與異鄉人。數千晷就是四年——我本想用“一晃就是四年”，但回憶一堆疊起，羈絆與背叛，成就與慘敗，狂歡與煎熬，還有 Miriam Yeung、Leo Ku 和 Eason Chan 等等那麼多首歌，厚度怎能“一”筆帶過。

四年裡其實我大多數去拉麵店的時候都是獨自一人，一旦摯友暫時不在身邊，一人走在這煙火都市中真有人海孤鴻的滋味。在清水灣紮根四年，從起初舉全家之力把生活品搬進海邊宿舍到現今離別之際，一直都是個異鄉人。

異鄉人離開，本沒太多傷悲，比不過在地人背井離鄉的痛和被離地人鄙視的苦。可他差一點，再久一點，就把這裡接受為他的另一鄉，就更加深刻



體會到背井離鄉的痛和被離地人鄙視的苦——羅大佑也一度是個在香港的異鄉人。我們這些千禧後異鄉的，有家可歸也不好久留，也不過是從一處的異鄉人飛往另一處。香港離家遠嗎？一張機票或數張車票，全然不遠，尚是東方世界。

來年我一定念想起香港。歸來，回科大再看一眼牛尾海景，然後下山，將軍澳綫北角，灣仔利東街。

《意大利游记》

文 / 黄玮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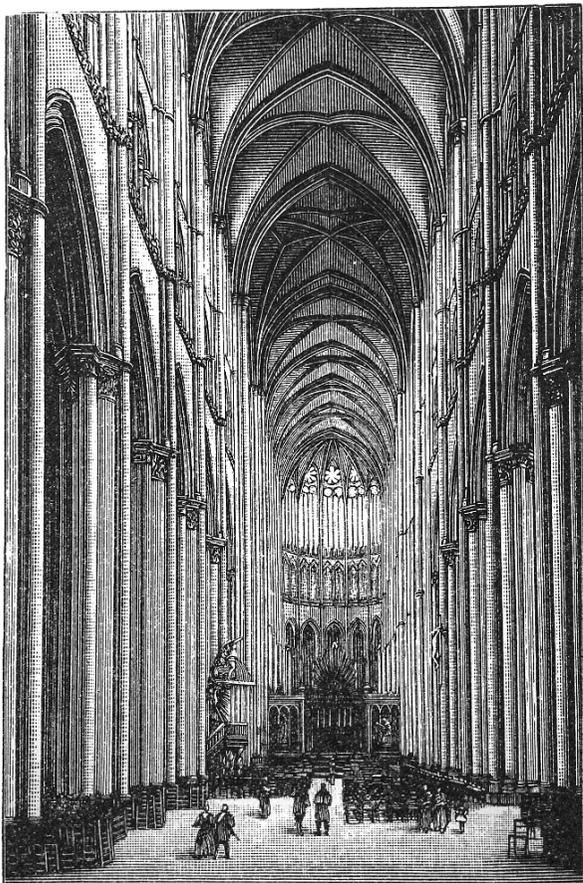
生活從來都需要一兩個理由去支撐自身的存在，即使這個理由僅僅是自己焦脆的夢中幻影，於午夜裊裊升起，又裊裊地在清晨為他自己毀滅——對於那些為時代與命運厭棄的人更是如此啊，在他眼中世界大雪飄搖，而那理由便是雪中唯一的燈光、星火，指引雪泥濘濘的前途。幸而這個午夜漫長，家家戶戶門鎖緊閉，東方也無一點曙光溢散。值此良宵，恰好你身

側也無人可傾談，那便來聽聽他的見聞吧，時而亢奮時而消茫，這現實蹣跚之人，自我的偽證者，正在南方溫暖陽光中不停地打冷顫呢：

窗外鴿群盤旋，是有人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撒麵包屑了，哦，我在米蘭，自威尼斯來，那裡淪陷，已成租界：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非洲裔、南美裔……高聲談笑，全然不知禮數，這些是來旅遊的；再看看那些移居的，避難的，沿街兜賣用不上的小玩意兒，甚至強買強賣，也不懂得見好就收，愚昧不願知與自作小聰明混合而成的貪得無厭。當然，到處是鴿群，旅遊地的鳥們常與莠氓為伍為黨群，我在昆明已見識過了，他們包圍你，載邀載脅，若你顧及顏面，便中了他們的圈套。可是萬幸，除去這些不快，想要見證之物仍在，聖馬可在，歎息橋在，飛獅在，雲與海在，人的氣度一半在一半不在，所以到了最後也就沒有誰對誰的惡語相向，各顧各的威尼斯，自有自的聖狄奧多。

在威尼斯，我不搭水路交通，不搭幾多個世紀的貢多拉。但目睹者的喜樂從不是身處其中之樂，他們在遠處高處望，上帝的心情輕巧地昭然若揭：月牙形的貢多拉，船夫的藍白條紋

衫與健碩的臂膀，大運河青碧的弧，兩岸舊樓，教堂的頂，滑翔的鷗，天堂下的雲海……是的，我安於此隅，歡享這種喜樂，而它的施捨者們卻是毫不知曉的。我在街道上行走，在酷烈陽光下穿堂過巷，在餐館歇息，朝侍從微笑，看餐牌（真正的意大利人坐定後是無須看餐牌的），點單，最後加一瓶氣泡水（一餐常有兩種飲品，一瓶氣泡水，半升葡萄酒）。意大利餐廳慣將桌椅佈置在街面，石板路的更是為人偏愛，家家用籬笆圍上十幾坪，撐起遮陽傘，街道微斜，桌面微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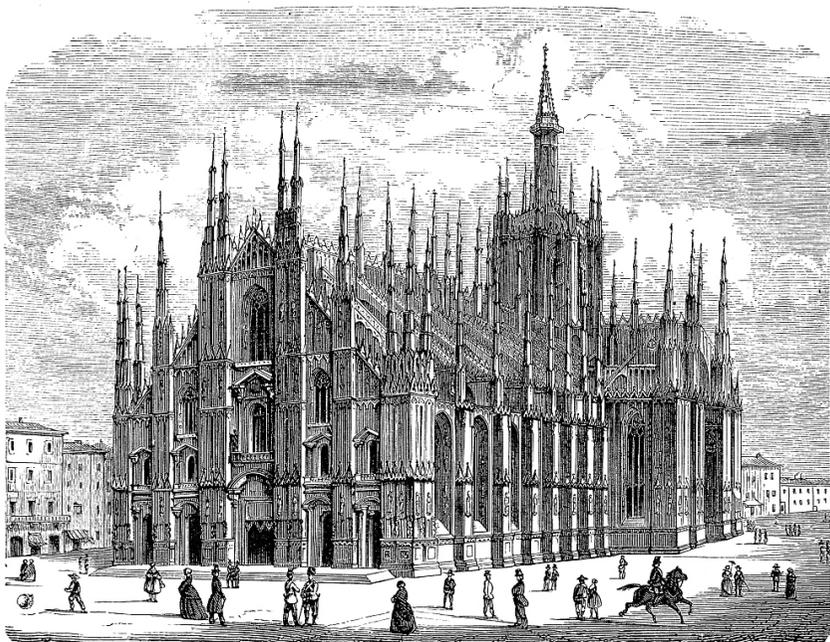


酒杯微側，人是微醺，瞥眼看夕陽。這非是浪漫，當地人已經從浪漫主義的統治中獲得自由，不再為其奴役，他們談笑晏然，手執樽酒，誰理會什麼浪漫呢？只有遊人——啊，異鄉尋找詭譎浪漫的遊人呀，在沒有烏雲籠蓋的日子裡，大教堂的正門總是為夕陽染紅的呀。而你我奉若神明，奔走相告的那一晚，千千萬萬中其一罷了。

“而誰也不能去責備誰，能逃脫了的浪漫，是浪漫得成了習慣，而習慣了就不覺其浪漫了。故所謂主義，常常是顯性卻不具實質的，掛在嘴上印在圖片裡順便博得一陣掌聲，而掌聲過後就什麼都不剩下了。”在翡冷翠喬托鐘樓前如是說。

翡冷翠舊城無高樓，除去教堂，一地矮樓。長街乾淨，多是雙車道，薄薄兩行人行道側立左右。雲低，日照時間長，毛石立面，翡冷翠與羅馬同，以為永恆。可又與羅馬不同，道街塗鴉少，天氣爽朗，可以在城鎮裡走很遠，除聖母百花大教堂外，其他教堂大門常閉。一日清晨，隨意在街上散步，經一教堂，出殯，六人抬棺自教堂正門出，匆匆途人目見，止步，胸口畫十字。

逛烏菲茲美術館，美術館平面呈口字型，高三層，意大利人將地面視為零層，乃售票處與紀念品銷售點，上至一層，即是雕塑與油畫的世界。宗教的藝術總是重複的，題材為畫家們一遍遍地描繪：《聖母同聖嬰》、《聖母同聖嬰於王座》、《聖母同聖嬰，聖約翰在側》、《聖母同聖嬰於王座，聖約翰在側》、《最後的晚餐》、《基督受難》、《卸下聖尸》、《復活》……人物只不停增加，畫紙越鋪越長，一種手勢便有一種含義，舉手投足神秘莫測。



“dalla porta non ci passo.”我不曾入他的教，不曾信他的邪，不曾坐過他的長椅（或許坐過一次），可也沒有人自以色列來，許我以三十枚銀幣。知我非信徒，亦知我非異端，二者或好或壞，總沾染他的光同塵埃。我不是，我勿染。除非有人精神錯亂，在我進享晚餐時，硬指著麵包和紅酒，與我強辯那是他的肉與血。故我看他的畫，中心無瀾，見了太多反而精神疲憊，腳步遲緩。幸好還有肖像畫，靜物畫。尤愛年輕人的肖像畫，黑髮披肩，著黑衣黑帽，身後也是昏暗，惟臉龐淨白，鼻樑高聳，眼眸明亮深邃，去洞徹你的靈魂。靜物畫也有趣，文藝復興的畫家們喜畫廚房，菜刀與案板上面是拔了羽毛倒吊著的雞，一條火腿佔據了畫作右下角，洋蔥土豆滿滿堆在桌上籃子裡，故意搗亂的小孩跑來跑去，身材敦實的女人亞麻布衣裙，捲起袖口，鍋碗瓢盆地忙碌著。陽光透窗，徹下她的影。哦，還有，翡冷翠還有大衛，在美術學院，距烏菲茲五個街區。入口細小細小，早晨八點至，人龍逶迤，街頭買咖啡。終得覲見他渾裸軀體，大大小小的相機舉頭高，禁止閃光燈。問他人：“朋友，你最喜大衛什麼？”有曰容貌，有曰眼神，有曰肢體。“我最喜大衛！”豪情邁邁者作如此答。

那我呢？自扣心門，我最喜翡冷翠。可我已離他去，向西北六百里，在米蘭了。天小雨，登米蘭大教堂，哥特建築，平面拉丁十字，五排走廊，交叉拱頂，t u s c a n柱式（足見意大利人自豪如是），教堂頂全部施以尖頂，直指天空，中世紀總是信誓旦旦地期盼與上帝天堂的聚合。又是這宗教了，人億累如負慘白大理石走過了兩千多年，如贅贅長夜眼臉將合未合困頓交迫於懷，欲煙欲酒欲咖啡欲清醒欲與良友聊欲面容澹白卻目光炯炯的昏天黑地，全都不能如願了。宗教與藝術，前者總想借後者之手令人嘆服，令人處他的廊廟下仰俯皆是主的榮光（哈雷路亞，哈雷路亞），可殊不知到了最後只剩下了後者借著神形軀體所塑造出的美與永恆，竊竊微笑。試看雕像吧，那種久經日月風霜，面目已模糊不堪辨別，肌肉、肋骨、乳房、鬍鬚——即使是蝕了鏽了殘缺了，遠遠見了也分明。啊，別說這些了吧，人在米蘭，信步踏過和平之門，去斯福爾扎堡看夕陽，去聽路邊藝人的老歌，去驕奢，去狂狷，去用大把的鈔票（橡皮筋一扎捆好的）換香水換油畫換限定版球鞋換托斯卡納D O C G

品質的紅酒換百年小店玳瑁框眼鏡的老師父為你剪裁的

西裝。剩下的那些找零，兩角、五角、一元，給英俊的服務生當小費，給教堂外跪著的乞丐，給你愛的人買枝紅玫瑰。

等皮包也癟了空了，褲兜裡還剩下最後一枚硬幣，那就去羅馬吧，去Fontana di Trevi投幣許下心願。一枚硬幣應許你日後重返羅馬，兩枚許你找到心愛的人。為什麼不投兩枚？不放心將愛交由命運，愛歸了命運就非是愛了。呵，羅馬天昏恍，月亮自鬥獸場後升起，夜晚十點，酒館更熱鬧了，徒步回賓館，徑梵蒂岡城，國界無人看守。



The background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landscape with misty, layered mountains and a dark, textured foreground. The brushwork is expressive, with varying shades of grey and black ink on a white background.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atmospheric.

文苑

彩票

在弯路的外侧有常青树从洋房的院落里探出来，再往前走大约五六十米可以看到，洋房院落里的勒杜鹃已经漫出了红砖墙。遮挡毒辣阳光的连片地荫蔽在一间并不起眼的小店铺终止。店铺坐西向东，玻璃的店面嵌进墙面，只不过更高了一点，向内一点有一个不到三十平米的空间，被铝合金护栏和钢化玻璃一分为二，北面的墙边放了两把椅子，墙上还挂着黑色油性笔写的过去二十期的开奖结果。南面的墙上挂着一台二十四寸的电视，平日里播着店主追的电视剧，只有在开奖时间而且店里有顾客的时候才转到开奖节目，当然，对于经常光顾这家店的人来说开奖的时刻不需要来到这里才知道自己的命运。而对于闲散的人来说也不急于马上知道结果。电视和椅子似乎只是一种能使人兴奋的象征，和直播球赛的酒吧完全相反的象征。但还是有人需要它们的，比如那些觉得相信风水的人，认为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才能把土地的财气旺气都聚集过来，收入囊中。

杨科看了看表，觉得时间尚早，可以绕个路去新开张

的奶茶店尝尝鲜，而且晚饭也确实吃得挺多的，也该多走走助消化了。他很怀念初中三年在这里度过的时光，那时候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自信，成绩上是班里顶尖的，也有一帮挺好的朋友；之后接连跳到了更高的平台，才发现在自己的小天地上建立起来的自信不堪一击，深刻体会到了“人外有人”这句话。杨科觉得从那之后，自己就失去了对于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坚持，成为了一个决定论者，觉得大部分事的结果都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或者说是天注定的。

奶茶店的侍应生看上去是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手脚利索，也很热情，杨科把奶茶打包带走的时候留下一句：“多出来的几块不用找了”，然后就离开了。

半杯珍珠奶茶的工夫，杨科就到了这个店铺，这个以前他上下学就一直经过的地方。同他的回忆一样，他也觉得呆在这里是舒服的，虽然这家店从外面看起来不大，但是里面的空间却并不局促，足够他伸展开脚和腰半躺在椅子和电视之间，而且眼睛离电视的距离还是大于四十八寸的。

时间刚刚好，电视上出现了两位主持人还有坐在另一端的公证处人员。“第二百八十六期福利彩票的中奖结果……”

“第一个中奖号码是 09。”

“第二个中奖号码是 08。”

“第三个中奖号码是 23。”

“第四个中奖号码是 31。”

“第五个中奖号码是 11。”

“第六个中奖号码是 18。”

“特别中奖号码是 07。”

“本期的中奖号码是 08, 09, 11, 18, 23, 31, 特别号码是 07。”

这套熟悉的流程就好像上下课的铃声一样，他摸出自己的钱包，从里面抽出来十张彩票，开始核对起上面和自己的数字。

“本期一等奖金额为七百万元，中奖注数有一注”

“二等奖金额为九十万元，中奖注数有两注”

“……”

从 01 到 40 一共四十个号码中选出六个普通号码加上一个特别号码，一共七个号码，全部选中就是一等奖，单注（一张彩票）奖金从八百万到一千两百万不等，取决于奖池里有的总金额以及中一等奖的人数。

六个普通号码全中则是二等奖，比一等奖少了一个数量级，但几十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了。如果是缺了一个普通号码，三等奖，有三千块。五个号码相同，无论是普通还是特殊，四等奖，两百元。四个号码相同，五等奖，一百元。特别号码加上零到两个普通号码都有五元的六等奖。

“10, 12, 15, 19, 20, 22, 33”

“02, 08, 18, 24, 31, 33, 35”

“07, 11, 14, 17, 23, 25, 34”

“01, 03, 06, 10, 24, 28, 38”

“05, 09, 12, 13, 18, 25, 37”

“03, 05, 09, 14, 17, 19, 33”

“01, 14, 19, 20, 28, 32, 39”

“06, 15, 23, 35, 38, 39, 40”

和厌倦了抄写单词的学生一样，这种重复性的劳动杨科并不喜欢，况且这些数字也不是他亲自选的，而是购买的时候由电脑随机生成的。但是能够飞来横财的想法又总是能在适时把他拉回来，摁在椅子上。而且这次也不能说没有收获。

“07, 11, 14, 17, 23, 25, 34”

这张还是给了他五元的安慰奖的。

然后，黑色油墨印在粉红防伪花纹的特殊纸质上，杨科突然觉得那几个数字很熟悉。

“08, 09, 11, 18, 23, 31, 36”

当他第二眼看自己手上的彩票，脑子嗡的一声，突然间不认识眼前这些符号了。

店主的注意力根本没有放在杨科身上，虽然杨科来他店里已经一段时间了，但这个年轻人说话总是给他一种距离感，杨科说话时总是面带一种青涩的微笑，通过表情来代替回答。店主也懒得揣摩杨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琐碎的日常才是他要操心的地方，此刻他正读着报纸来打发时间。

大概过来 20 分钟，杨科才重新认识了彩票上的数字，期数，以及用手机上网再次核对以后，他确信自己被上天眷顾了。

这种狂喜还是让他挤出了一句——“这概率真他么小。”这种无法和别人分享的喜悦原来也是这么让人痛苦的，杨科体会到，因为就在他刚说出口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瞥向了这里唯一一个有可能知道这消息的人。

店里只有他和店主两人，马路上偶尔才有一两部轿车驶过，电视广告的声音也盖过了他的。即便如此，杨科还是想马上回家，躺在床上，把现在，以及以后的一切都想清楚。为了放好那张纸，他决定用自己的习惯把它保护起来——他并不会把核对后的彩票扔掉，他会叠好他们，重新放进自己的钱包里，然后存到指定的铝制饼干盒里——只不过这一次，那些特殊的彩票会放到最上面。

夜晚成了他最好的掩护，与此同时，墙边的植被垂下来的荆条，在路灯下投下了手的影子，有千百只向他伸来。晚风吹动，手摇曳得更加剧烈。杨科却很同情他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从前很是鄙夷自己竟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和万有引力定理般存在的法则，但现在却突然觉得看开了。

数次压抑住自己想街上大吼的冲动后，杨科终于回到了房间，胸口的心跳声开始慢慢从他耳边消失。“其实保守一个秘密是很简单的，”杨科想，“只要那个

秘密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才知道。”两天之后，他完全可以瞒着所有人跑到省彩票中心，把奖给领了。

杨颖躺在床上，如果不是打网球的时候不小心把脚扭了的话，本来应该是他去买彩票的，只可惜年纪大了，身体的恢复能力也变差了，竟然一个月了都还没有好起来。他只能拜托儿子代劳。只可惜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他还是很看得开的，毕竟儿子命主东南，而自己的旺地方位在北面，所以让儿子代劳也是纯属碰碰运气，也希望能助一助他最近的运势。杨颖不需要什么幸运数字组合，那个自己出生的洋楼群，还有他读了十二年书的学校，再加上自己回来的这些年，那块土地还是旺自己的，问题不是有无，而是早晚而已。

当儿子敲开自己的房门，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了二等奖的时候，他很高兴，但更像是失而复得的那种高兴。按惊讶程度，那还比不上他听到的下一句儿子所说的话，“爸，不如我们把钱捐了吧。”杨颖愣住了。

在父亲少有的沉默之中，杨科终于找到机会把背后的原因说清楚了。

“比如捐给红十字之类的去做慈善。你想，要是我们身边的人知道我们中了这么大一笔钱，他们会怎么样？钱带来的麻烦事太多，我就没有听过有人能用横财做成什么好事的。”

父亲的沉默比他预想的长，杨科觉得必须再说点什么，“噢，当然，我的意思也不一定要全部捐出去，你要想留下一部分也是可以的。”杨科的主张到此已经结束了。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再说，这种事怎么会宣扬呢？”

“那么妈妈呢？”杨科诘问道。他虽然不情愿承认，但母亲更像是那种小市民的人。当然，她是善良的，

这是父亲愿意和她在一起的最主要原因。但母亲身上没有他和父亲的自律和自省，就算要求她保持低调，短时间内的巨大变化会很容易在她身上表现出来。

“这也与她无关。”

杨科活到现在为止对于现实的理解，同时也最不想承认的一点是，钱之于人就好像水之于动植物，正是因为这样，它制约着我们；但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不应该被它所支配，驱动我们的行为。他在父亲身上也看到了那一点：那次母亲旅行结束后超支了三千多块，父亲得知之后眼睛都瞪圆了；杨科自己是不会因为这种原因而做出那种既滑稽，又可怖的表情的。也正因为父亲这样对于金钱的严苛的态度，在自己有收入之前，杨科没有独自买过额外的衣服和鞋子，自己与其说是自己生活费银行账户的支配人，不如说是受托人。

“你是日子过得太好了，没有挨过苦，不知米贵……这钱是我理所应得的，本来就属于我，所以怎么用那些钱也用不着你操心。”

杨科没有答话，把眼睛低下去，沉默以对。父亲说得不全错，杨科也认识到自己对于钱那种不着紧的态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自己从来没有缺过，也不用管过。结果，他在中了这么大一笔钱之后，也很快就释然了。不过饱汉不知饿汉饥，杨科觉得自己应该理解父亲对于钱的态度。

杨颖继续提议道：“这样吧，我后天刚好要去医院复诊了，反正也要出去，我顺道把奖领了吧，那里离医院不远，你把彩票给我，这样也不用麻烦你专门为这件事跑一趟了，你后天还要回去上班呢。”

“08, 09, 11, 18, 23, 31, 36”

那张二等奖的彩票换了手，杨科倒也没有失落，反而很平静，道理上买彩票的人的确是他父亲，杨科只是代为执行而已，如果父亲的脚能够在兑奖截止日期之

前好起来的话，他这个做儿子也应该感到高兴才是。至于那个捐款的提案，是他作为一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对于金钱的一次宣言：我瞧不起你。不管怎么样，他都摆脱了和金钱的纠缠，这次他是赢家。

第二天，杨科就带着另外剩下的中奖的彩票去了省彩票中心。

他带着口罩和白色的鸭舌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从口袋里摸出来两张第二百八十六期的彩票。第一张是五块的六等奖。

“07, 11, 14, 17, 23, 25, 34”

以及最后一张，紧接着二等奖之后的一等奖：

“07, 08, 09, 11, 18, 23, 31”

保守一个秘密是很简单的，只要那个秘密只有自己一个人才知道。

杨科离开彩票中心后，搭上了终点站是红十字会的公交车。





映夢之光

文 / 映夢

電影院上映著「走過煉獄的女人」。

映夢看著電影的驚悚場面，享受劇中人物的煎熬。驚悚片讓她回顧過去的自身，為她將往昔苦痛轉為駭麗傳奇，她感覺心上刀疤也能豔麗駭俗。

劇終了，映夢彷彿再度從煉獄回歸人間。她是來自煉獄的使者，但以人類的身分活著。

過去映夢遭受磨難而墜落，她信任的人不是急著接住她，而是選擇離去。摯友懷疑的眼神、家人否定的責罵、師長無奈的搖頭，每當映夢與人相對，她總會憶起這些割痛她的記憶碎片。

現在映夢在新環境過高中生活，雖已遠離曾深深傷害她的人們，但昔日夢魘仍如藤蔓糾纏著她。「我不想讓任何人感受我經歷的無助。」她對自己發誓。

那年暑假，映夢和社團同學參加美國遊學團，途中有同伴在舊金山花街上跌倒，映夢趕去關心她，並拿出背包裡的碘酒、棉花棒，耐心地替她上藥。映夢努力散播溫暖，然而她始終感覺自己渺小。

或許哪天會有人看見我的善良和努力吧？映夢誠心祈禱。

這趟旅行中，映夢結識和她來自相同高中，一位名喚橡庭的女孩。她留著俐落的短髮，膚色深沉，流露出介於男女之間的中性魅力。她熱情地和映夢分享她和好友們的故事，而後拋出一句：「妳看起來是人好的女生。」映夢不可置信地看著橡庭。

我多久沒收到這種讚美了？她暗暗想著。

有次聊天，映夢對橡庭提起自己身體狀況不佳，不能吃冰。後來橡庭起身裝水。「我順便幫妳裝。」她對映夢說。等橡庭回來把水遞給映夢，映夢一握，發現水是溫的。

在遊學團自由時間裡，橡庭向映夢傾訴生活壓力、家庭紛爭以及旁人的不體貼給她帶來的不快。映夢常安慰她「唉人生就是這樣嘛」，橡庭想想則會回說「其實她也很辛苦」、「不行啊我得負責」等體諒且積極不放棄的話。

即使橡庭肩上的重擔已讓她寸步難行，當她看見旁人的重負，她仍會選擇伸出手，把別人的重量移上自己的臂膀。映夢看著橡庭的黝黑的側臉，一股強悍的溫柔熠熠生輝。

她們在學校相處時間不長，但相見總能相談甚歡。橡庭傳 line 和映夢聊天，短短幾句也讓映夢感到溫暖，映夢經常重讀兩人的對話紀錄，對她而言，那些內容百看不厭。

跨年夜將至，映夢隨口邀橡庭來她家留宿。

「哪怕想和同學出去吃飯，我媽都嫌我太愛玩。」橡庭哀哀地抱怨。

「我知道你媽管得嚴，沒關係的。」映夢回應道。不想後來橡庭告訴映夢，她可以陪映夢跨年了。

那天她們聊到凌晨 2 點，臨睡前橡庭說她想念點化學，她不希望考壞。映夢猛然想起她母親對她要求嚴格，鮮少允許她出遊，何況是留宿於外！

映夢問橡庭：「妳這次能過來，和妳媽媽求了很久吧？」橡庭愣了一下，短短地回覆：「呃對呀。」

橡庭究竟向她母親求了幾次、交換多少條件，才換來她們這夜的相聚？

映夢緩緩躺下，橡庭則在一旁專心讀書。她凝視著

橡庭，默默地想：即使她承受狂風暴雨，仍能活得認真盡力，我也不該怕這些許的苦難。

望著橡庭的側臉，感受她強悍的溫柔，映夢心裡湧現一分幽微情愫，使她胸口微微發癢。

相較對橡庭的友誼，映夢對尋寧的感情應可說是絕塵的景仰。

尋寧留著短髮，面容白皙，神情恬淡。她時常站在窗邊，兩手插在學校運動長褲的口袋裡，若有所思地遠望，那樣子，讓人想起文天祥的「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泰戈爾曾寫道：「長日盡處，我站在你面前，你將看到我的疤痕，知道我曾經受傷，也曾經痊癒。」映夢初識尋寧時，腦中浮現這首詩。

後來映夢隱約知道，尋寧與她對於過往的記憶，都是破碎且凌亂的。映夢曾自豪於就算身披現實留下的刀疤，她仍能傲然屹立。尋寧的出現使她驚覺，現實殘酷的刀甚至刻不進尋寧乾淨的面容，她渾身散發超逸絕塵的淡漠。映夢無從描摹她對這種落差的震撼與景仰。

映夢曾對好友雁蕊提及：「我覺得尋寧看起來很孤獨，似乎一直在找能了解她的人。」雁蕊回覆：「她只是喜歡獨來獨往吧。」映夢又說：「老師在我的週記上提到，尋寧需要能分享心靈的友誼。」雁蕊不解地笑道：「老師又不一定對。尋寧想裝酷吧，但她聲音那麼可愛，早就破功了。」

朋友們知道映夢對尋寧的感情，特地邀尋寧合寫映夢的生日卡。收到卡片後，映夢抱住尋寧：「我很欽佩妳，覺得妳有『君子』的氣節……」這番告白讓尋寧有些羞赧：「其實我對妳的觀感也蠻好的。期初週記上那篇寫同學的文章，我寫的就是妳。」映夢想看，尋寧靦腆地說：「還是不要吧。」映夢笑笑不答，心想：我會等你和我夠要好，到時候你心甘情願讓我看。

每每想起尋寧恬靜的側臉，映夢便甚麼都願意讓步。

學校園遊會時尋寧負責宣傳，映夢幫她跑了好幾班收發預購單。當時映夢有腳傷，卻自願替尋寧跑班，疼痛感加劇，映夢卻也甘願。

有回生物報告雁蕊和尋寧同組，兩人討論結束後，雁蕊甜甜地稱讚尋寧的盡責。尋寧沒多回什麼，但她的眉眼透露出喜悅。當時尋寧圍著米黃色圍巾，映夢走向她，以明快、武斷的語氣說：「這圍巾顏色很特別。」尋寧卻一臉反感地說：「那又怎樣啦？」映夢覺得莫名其妙：我明明在稱讚她耶？

面臨不友善時，曾被排擠的記憶復甦，激起自衛心理，映夢不自覺硬起口氣，嚴厲得說：「沒怎樣啊，只是說這種黃色和制服顏色滿配的。」其實映夢明白只要有雁蕊的甜美，便能化解尋寧的高冷，但她做不到。

她太在乎尋寧，反而難以隨心展現自己。

一年半後，雁蕊和尋寧在一起了。

雁蕊對映夢轉述尋寧對映夢的愧疚。她知道映夢的真誠，只是映夢太熱情讓她招架不住，後來兩人相處越來越尷尬。如今她和雁蕊要好，怕映夢心裡不平。

映夢大笑著講敷衍話，笑尋寧何必如此想。雁蕊不假思索地說：「對嘛！她幹嘛這麼想？」雁蕊嘗不到映夢心裡錯雜的酸甜甜苦。

看著雁蕊和尋寧形影不離，她希望和尋寧並肩的不是雁蕊，而是自己。

這時映夢才驚覺，她對尋寧的感情已不只是崇敬。

人生如夢，生命中的偶然與必然，似乎是內心情志的投射，而生活也返回來影響內心。

究竟是她的生命映照了她的夢，還是她的夢映照了她的生命？

一日，映夢站在窗邊遠望，雙手插在學校運動長褲口袋裡，忽然一隻手抓住她的肩膀：「尋寧！」原來是雁蕊。雁蕊一看認錯人，說：「啊不好意思，我把你看成尋寧了。妳站在窗邊的樣子跟她有點像。」

不久，橡庭從走廊一邊小跑過來，用力拍了拍映夢的背，道：「要不要一起去跑操場？」映夢看著窗外的陽光，溫暖卻耀眼得令她無法直視。和橡庭走著走著，離窗戶越來越遠，窗框成了畫框，太陽成了畫中的元素。

操場的一邊，雁蕊和尋寧手攜手，笑語盈盈地對望。





有毒气体

文 / 鬼卿

在你的眼睛与我的之间，跳跃着篝火不那么明亮的光芒。火焰舞动着变幻着，不知不觉刺痛着双眼。

火光会对你造成伤害的，你知道我知道，你在借此伤害我。那一小束篝火是对我们的惩罚。你没有勇气道别，你也不想让我再进一步，于是你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离去。是的，火是我点燃的，我知道我有罪，我的罪是你，我在结束我的罪，我在结束我唯一可能的救赎。

我有罪，我没想到在 18 岁这一年我要向你忏悔，你原谅我。但我在你的眼睛，无论是记忆里的还是如今映着火光的逐渐融化的眸子里，都能看到自己的因果。你棕色的湖泊一如当年的清澈美好，甚至更加动人。可茶水虽依旧碧绿清浅，嘴唇翕动，仍有叶未翻起。我不愿去惊扰在水一方的宁静，奈何风自动。

在你融化时，我静静回忆着这一生。说一生虽有太长之嫌，但有些生命往往到某一个节点便戛然而止，留下不知所措的躯壳和一地鸡毛。大抵

我现在看见的你身上的黯淡的斑点便是我的灵魂附着的痕迹，抱歉让你肮脏。不似太宰治“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灰暗，生而为我，我很抱歉。

很小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每个人的生命就像是一棵树，树与树枝丫的纠缠就是人和人命运的交错。我想，在那颗遥远的红色星球上，属于我的那棵树，虽是孤立，根系早已无法与你解开，泥土里的，地面下的，多得是不为人知的一切。Memento mori。我们完全对立却又在这样面面对立的多边体里获得了只存在于一分一秒里的永恒，我在泥土里静静等待你的甘霖，我在存活中等待你死亡带来的甜美，然后我也将死于这一切，幸福地，迷幻地。

我已经看不清你的模样，可能是眼睛太干涩了。

这也是你的瞬间，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看着你的机会——也许在梦里我见过这个场景，它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但我憎恶梦境里的自己，我在梦里的时候游离在我之外，梦里有我惧怕不敢面对的未来也有令我

寤寐思服的幻美，我害怕这种力量，这种颠覆清醒世界的力量。世界不过我的想象，白天和夜晚截然不同，交叉点在于最憎恶自己的黎明与黄昏，和把现实打得一片潮湿的雨季。在青绿的霉斑和锈蚀的铁器上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模样，我只应该腐烂在泥土的滴水角落，而不是与你相拥在夕阳下水光潋潋的江边。

罪无可非议，也最无可非议。

把自己划分成两个人无疑是最巧妙的方法，清醒地活着以及痴狂地迷失在万花筒里，在我的梦境里我经历了你的梦境和每个人的梦境。你总是给我以当头棒喝，我却只顾生活在别处，没有了幻想我也就只能靠梦境苟延残喘，梦是没有幻想的人的幻想——总得有什么支撑着，在狭小的内心斗室里我们把遗忘刻在墙上，让我死在自己的梦境里，千万别将我拽离。有些时候只为理智的潦倒而存在，就像月色是为了那一缕暗香。请让我定格在这个时刻——我们隔着火焰，我们的爱是一种祭祀，无数的人在我们中间走过，无数的烟气氤氲将我们洗涤——我们只有在梦里才会与时间擦肩而过，它的影子发出的冷冰冰的回音杀死了绝大多数的冷漠与不以为然，我们沉默在这个时刻，我们将与无数个，无穷多个世纪擦肩而过，我们永远保持着距离，即使被镂刻在大理石上，即使我有限幻想中的爱情也将轰然倒塌。

是如何。

是别处可以逃避与你有关的残忍，是营造出的虚假又真实的包容。生活在别人所创造的世界里，一切都是身不由己，我们是注定要有这样的结局的，毕竟故事在继续，而我们一直被困在镜子里，看见一张张自己的脸，写满的痛苦与绝望震碎了所有的真实，镜子是邪恶的，人类不应该看见自己的脸，只能在水面或是金属表面获得朦胧的知觉，虚假中的真实，如同中药里的蜜糖，自降身份却又恃才傲物。

你已经融进我的身体里了，我感受到你的湿润与苦涩，泡久了的茶，那些茶叶沫竟也迷了人的心智，我想我

已经可以就这样去了，哪怕我感受到的，拥有的只是你的尸骸。在废弃的大楼里我们有不得不穿越的门，这就是身陷囹圄的命运，宿命不过是他人一支笔而已，我羡慕那些没有幻想却可以坐在有阳光的地方，享受着世界的真实——也许世界本就是真实的呢，只是我不愿承认而已，性格里的懦弱和骨子里的躲避让我宁可说这个世界的虚假与浮夸，也不愿面对无幻之梦，无欢之乐。

你走了，你就这样走了，他们也很快就要来了吧，那些不允许背叛的人，不允许夹缝与灰色存在的人，他们又是因何而存在的。你走了，我还留着，我还要均匀地把自己抹在大地上，抹在这个并不那么欢迎我的世界上，即使它会抹去我存在过的痕迹。我也想和你一样逃离，或是以另一种方式孤独地被囚禁在这个美丽世界里。美丽的定义是对大多数人美丽，还是定义美丽的小部分人？对于你我而言，最后见到的不过是灰烬和火焰。

鳄鱼，鳄鱼，你为什么哭呢？鳄鱼，鳄鱼，你为什么希望别人理解你的眼泪？鳄鱼，鳄鱼，你为什么死去？

思想的白昼与黑夜交错之际，灵魂仿佛也翻转起来，由内而外的翻面令人不快，我的灵魂是一间疯人院，我无法飞越，也无法清晰地直视，甚至无法勇敢地踏进深渊。一个人如果敢将他的灵魂拿出来晾晒，清理周遭的一切在上面留下的斑驳杂迹，我们就会看到一口深井，深不见底，黑黝黝又那样沉默地凝视着你，好像土耳其的居民楼间的天井，谁家掉下去的粉色娃娃，依旧美丽的大眼睛呆滞地望着天空，又是谁家的床单，被风吹了去，还有成千上万生活在那里的生命，那里就是整个世界……

在你的眼睛与我的之间，跳跃着篝火不那么明亮的光芒。冰冷攫住了我的呼吸，你融入其中，火焰也变得冰凉。我倒下，我合上眼。

再见。



我在科大这几年

受访 / 古乔
采访 / 王品桥

1. 请问你现在是学什么专业的？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我是学 ECE(Electronic & Computer Engineering)+CS(Computer Science) 的，就是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是双专业。然后选电子工程是因为我一开始高中学物理嘛，对电子那块儿比较感兴趣，所以就选了电子工程；选计算机是因为大一觉得计算机是很必要的工具，就上了一些 CS 的课，后来发现自己好像更喜欢 CS 一些，而且实际来说做 CS 现在毕业出路广收入高。我觉得我挺喜欢 CS 吧，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很有趣，就像 magic 一样。

2. 在选课方面有什么心得？（比如 ccc 是会选好 Grade 的课还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选课顺序的安排）你觉得 overload 要注意什么？

首先选课这事情因人而异，也因专业而异。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如果想 push 自己一点的话，可以 overload 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特别是工院和理

院的学生。选课的话我建议还是按照自己兴趣来了，当然你如果说觉得自己上难课拿成绩拿的不好，要选好龟的课，平衡自己的 CGA(Cumulative Grade Average)。但是如果挑战自己一下的话，就可以 overload 到比如说 27,29 接近 30 分的分数。经测试（这样）不是完全 handle 不了，但是也不适合所有人。

选课的话我建议还是按照自己兴趣来了，当然你如果说觉得自己上难课拿成绩拿的不好，要选好龟的课，平衡自己的 CGA(Cumulative Grade Average)。

也可以去考虑做一些 project，进实验室啦，找教授啦。上公共课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在那里逼着你，让你不能浪费时间，把所有的时间都集中在课业上。坏处就是压力会比较大，掌握不好的话容易烂龟。

3. 很多人觉得在科大读书压力很大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自己压力大吗？

这个我觉得，还是刚才那句话因人而异。然后我觉得压力主要是来源于 peer pressure，就是来自于同辈同学之间的相互比较的这种压力。因为不管你怎么看，总会有几个同学他走在你的前面，他背景出生好，GPA(Grade Point Average) 也高，参加各种活动，发了不少 paper，然后还有女朋友。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非要和他比就会觉得自己人生真艰难，别人都过得好好啊。我觉得这是压力主要的一个来源。在港科大竞争压力其实比内

地还是小很多的，包括学校那方面的压力很小。如果要处理压力的话，那还是放平心态。我目前压力还是挺大的吧，因为我喜欢给自己找事情做，暑假很忙，有很多事堆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压力很大。

4. 请问你 exchange 去的哪里？为什么会选这所学校？能简单描述一下你的 exchange 的生活吗？

Exchange 我去的佐治亚理工，为什么会选择这所学校呢，首先是因为我当时托福没有考过，所以说这个托福分数就只能（选择这所学校），工院还有更好的几所比如康奈尔，宾夕法尼亚这些常春藤学校——托福不够的话是上不了的。科大的学生去佐治亚理工的历届都很多，而且它的工科很强，CS 和 EE(Electronic Engineering) 都非常强。生活的话，我属于比较宅的那种——上课，回 hall，然后歇着……倒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经历，不过我觉得还是很新奇的。主要是你去那边以后你可以体验一下两边的不同，感受在外面生活是怎样一个情况。你要自己开始料理，家人和同学可能都帮不上忙。做饭啊，买生活用品啊，都要自己做。我觉得最大收获可能就是体验吧，你能感受在一个美国人多的环境中的学术氛围、授课氛围。

5. 对于 exchange 的学校，你对学弟学妹有什么推荐吗？

首先先看排名，就是说托福分够，对自己成绩 CGA 有自信的话，就选排名最靠前的。一般是没太大问题。然后第一重要的是自己想不想浪，

exchange 大家知道其实主要还是出去玩，接受一下不一样的环境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下你选一个大城市的比如纽约，和选一个比较村的比如说什么康奈尔或者 UIUC(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 Champaign)，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要是想玩的话可

这种情况下你选一个大城市的比如纽约，和选一个比较村的比如说什么康奈尔或者 UIUC(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 Champaign)，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以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热闹的城市，有时候这一点甚至比学校排名和学术氛围还要关键——还是看个人。如果想追求学术的话，除了美国的学校也可以考虑一下瑞士，就是 ETH(ETH Zurich) 和 EPFL(cole Polytechnique F é d é rale de Lausanne)，那里学期比较长，spring term 是 2 月到 8 月，相当于 6 月份结课但是 8 月份考试，

那中间那段时间 6 月到 8 月就可以在当地勾搭一个教授，在那里做一个暑期项目。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通过学校申请也不用自己找，留下来比较方便，对你以后的简历也有帮助。

6. 你这个暑假有什么安排啊？之前有 intern 的经历吗（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对 intern 怎么看？

我这个暑假是参加学校的 IROP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就是去 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的那个 summer research program。之前是没有做过 intern，但是我觉得 intern 非常重要。如果你参加了 intern 首先你不会弃疗——比如你 summer 在学校做 urop 你可能就水过去了，但是 intern 不会。它会

实打实地要求你这个时间去、这个时间下班，所以你就会在这个满打满算的时间里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样暑假就会高效利用比较多的时间，学到比较多的东西。目前来看 intern 这个经历还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 intern 是很能锻炼人的。不管申请什么 Program 甚至 Research Program, Master 和 PhD, intern 经历都是有比没有要好，竞争力会强一些。还有就是 Intern, 不管是工院还是商院吧，这个 Intern 都需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比如大一是一个不知名公司的前端开发，大二暑假申请一个稍微强一点的公司，做逻辑。大三可能就申一个 B(Baidu) A(Alibaba)T(Tencent) 或者更好的公司做算法……像这样。能尽早开始做 intern 就尽早开始做。

7. 你之前有加入过社团吗？为什么？

之前大一上庄了，加的是电影学会，当时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我记得当时一个学长说过，上庄说白了最关键的不是说这个社团本身怎样，你有没有什么兴趣，或者说你想做一番事业，这些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这些人——一群人在一起工作一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们的友谊很牢固。我当时是 IT Secretary, 本来上大学之前一行代码也没写过，但是经过 IT Secretary, 我自己学了前后端啊，给 Film Soc 重新写了网站前端，觉得学到挺多的，也算是我入坑 CS 的一个契机。

8. 你从 UST 毕业后是怎么打算的呢？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期待？

这个有的说了，首先是交换这学期大概是二月份吧，刷知乎，之前不怎么刷的其实，当时有个讨论帖子叫连环拒是怎样一种体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当时看的就是一群人在上面吐槽美国 PhD 特别是 CS 人工智能方向，PhD 非常难申，就是所谓的四大名校：斯坦福，MIT，CMU(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和 Berkley, 都基本申不上的，中国学生申上的很少很少。所以说之后（我）就不断的交流吧，阅读，刷知乎，明显感觉到 Master 和 PhD 很不一样，就是 Master 是交给人家钱去学东西，以就业为导向，争取一直找实习然后毕业就能留在美国，或者说回来工作。PhD 就不一样，PhD 是拿别人（导师）的钱给导师打工，需要给导师做出成果，成果不够的话就要延期毕

上庄说白了最关键的不是说这个社团本身怎样，你有没有什么兴趣，或者说你想做一番事业，这些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这些人——一群人在一起工作一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们的友谊很牢固。

业。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是否喜欢，是否要读 PhD。因为说实话科研这东西，我们现在觉得自己对科研有兴趣是真的想去研究呢，还是因为自己解决一个问题，能获得一种满足感。有些时候这种满足感从工作中也能获得，更何况有些企业还是有研究岗，可以在里面做很多的研究。不

是说离开了学术届就不做研究了，也不是说现在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喜欢读书，喜欢做点研究做点项目，就觉得自己适合终身走向学术界，或者就适合读 PhD 了。读不读 PhD,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决定，有很多人读了 PhD 发现自己和导师不和，或者说自己适应不了那样的迷茫。其实（我）有一定的规划但也不是那么明确，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现在，特别是想入 CS 这个坑的话，市场业界变得非常的快，现在最火的东西比如 computer vision 人工智能啊可能过上 5 ~ 6 年或者 5 ~ 10 年就凉了，到时候我们刚毕业就失业了。所以说研究哪个方向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吧。只能说有一定的规划，我打算毕业后先出国读一读，PhD 和 Master 都申，看给哪个 Offer，然后再去考虑要不要去读。至于对未来自己有什么期待，以前觉得自己过得开心快乐就行了，现在觉得争取实现一下财富自由，能实现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9. 你最大的梦想 / 理想 / 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如果是自己专业方向的话当然是 general AI, total 人工智能。就是一段程序能够做很多人类才能做的事情，通过图灵测试啊，（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和人类正常的交谈啊，像一个朋友一样的，拥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这个可以说是很多人工智能学者的梦想。我人生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梦想吧，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硬要说的话，实现财富自由算一项啦，去某个公司当个高管，或者自己开个 startup，或者在北美拿到教职，当上 professor……这些都可以算是一些目标吧，但是具体走哪个我还是没有考虑清楚的，就是希望未来生活能够舒服一些吧。

10. 你觉得你现在快乐吗？对自己的生活满不满意？UST 和香港有没有什么让你失望的地方？

我觉得现在我很快乐。像我身体健康、四肢健全、父母健在，而且能够在世界一流大学就读，成绩比较好，也有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用为吃穿和衣食住行发愁，这就很好了。虽然有时候有些压力有些忙，但起码做的也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从目前发展来

看未来还是有希望过得比较好的，所以还是很满意的。UST 和香港生活，我觉得唯一失望的地方是空间比较小？这算是一个吧，但是我觉得香港还是一个很好的城市，特别是和我的家乡济南相比起来，空气很好，堵车也不严重，吃的东西也多，空调开的很强。UST 还有海景，图书馆设备非常好。Studio commons 新开了两个，哇里边有个沙发球非常舒服。硬要说失望的我想想，除了空间小，开销大？算一个，但是开销大收入也高。我觉得挺满意的，挺喜欢香港这个城市。

11. 你对下个 sem 入学的新生有什么想说的话？

首先是恭喜大家来到香港科技大学，这里是一个学术上世界一流，环境上也非常不错的好地方，有海景有山景。学长学姐呀，这边的同学都比较友好，竞争压力不是那么大，资源机会也很多。总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我一点都不后悔来到香港科技大学。说点实用的话就是，趁大一想玩的赶紧多玩一玩，之前没出过 pool 的出个 pool，然后去旅游说走就走。上庄忙社团都是不错的选择，就算不上庄的话也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所以说上庄好，不上庄也不会差。学术的话，想未来深造的，大一一开始要重视下自己的成绩，重视下自己上的课。还有就是尽早找实习，实习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暑假没什么事干的话就去找个实习，见识一下社会也好，为未来攒一些经验也好，总是不会亏的。然后想做研究 UROP(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 的就尽量不要水过去，千万不要水过去。因为后来就会发现，自己水过去的 project 和认真完成的 project 是完全不一样的，要做就认真做，这种 project 不管是推荐信也好，简历也好，面试也好，认真做都比水过去要好很多。最后还是再次恭喜新生能来到香港科技大学，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我叫古乔。



十七辑·结